

萬法宗書

木三



棘聽草卷四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讞詞科詐

兵巡道奉三院一件爲屠民酷冤事

審得崔民悅奉總鎮之票差下鄉擒盜不獲胡三
二正身而以局外胡思熹等十四人拘回固已大
悖理法矣李天度則倚恃張皇爲諸人關說胡六
六以下口供贓私纍纍大都皆李天度經手使民
悅無所染指胡思熹等十四人何所見而拘何所



見而釋此情昭然易曉但審賊虛實首重過付之人天度亡命何從對質既無過付之証據遂成此案之闕疑則天度之逃雖非導之走險而民悅實深喜其不出以藏其愆但事歷年餘親屬嚴比逃者無蹤相應照提緝獲另報民悅以府幕奉差下鄉生事不能追於一杖江文七保犯李天度致使脫逃應併杖之

覆審得崔民悅下鄉拘拿胡思熹等一案據胡六等供吐詐贓纍纍使當日得天度卽出証之民

悅雖百喙其何以置辯哉惟其蓬轉天涯不可復問卽胡六六諸人亦皆懾於總鎮之拘提惑於天度之經手展轉授受是民悅可藉爲逞辯之階而未得其受贓之據前招所由成也今蒙駁審據六等口供二百六十兩在經歷衙前交付李天度送進內去是不得爲民悅寬也况苞苴旋入而羈縲卽釋謂非民悅入橐其誰信之則續呈吳源山明係巧卸但嚴訊米票餘贓堅不肯承而衆口供証止知付天度之手不得不俟獲到天度另結今

所受贓私供認既確按律遣戍照追給主江文七
仍照原擬

分守道奉部院一件爲勦賊追贓事

審得張士秀駐防東陽擅受張元洪馬前通二詞
雖云縣官在郡考察然不過往返三日何不可寧
耐而遂差兵楊洪差捕杜亮蔡用紛紛如此一則
勒寫王國朝之領票一則搶詐葛從盧兄弟之燒
紙乘機生事百姓其何以有寧宇乎然此案久懸
不結因該弁原非經制掣防之後萍跡屢遷先隨

征海繼差往蘇卽兵丁楊洪又征閩陣亡故無從
卽得而究詰之奉前道有不便移解現到審解之
批故將張元洪馬前通數人審解伏蒙憲批仰見
懲弁丁之擾害而不忍良民之拘牽卽將一千無
辜先行釋放嚴行該管將領提質而士秀始出對
簿矣問其越職滋擾秀何以自解乎雖空領未經
實受但乘縣公出輒爾擾民如此駐防必不能衛
民適以重累茲土也相應斥逐以絕地方之害可
耳兵丁楊洪已經陣亡天降之罰捕役杜亮蔡用

審無受贓實據俱得邀免至於撥補承值自大兵初渡以來因有大寇藉用土人偵探遂以爲例初非使之供若輩差遣詐索之用若防官苟能建威銷萌出其奉公守法之心與部丁相勸戒自可一方寧謐所謂捕役偵探者誠可末革而武弁不許受詞差拘並請求爲禁飭以安民生

分守道奉撫院一件爲豪蠹抄洗事

審得朱一范係駱萬春之堂妹夫而駱義則一范之親舅也萬春以逼死佃戶張道龍訟縣拘究時

一范兜攬說情保其無事當收萬春銀一百十七兩又駱長春銀六十兩過付爲黃末日金守道樓汝義等現証其龔靜之又過付銀四十兩皆鑿然有據前招所稱寫田契銀一百兩而後退還止欠四十五兩者皆一范僞爲契約飾詞以圖掩其多金也後萬春之事解院審明斷給葬埋亦已盡法一范保全之力居然未効則萬春兄弟之多金在受者無名而出者不甘屢索不吐萬春所以控憲也一范身爲選士不思自愛吾鼎以圖騰達而說

事誑銀欺其親戚殊爲無行駱義申其妹夫以誑堂兄惡得無罪一范誑騙詐欺取財盈貫依律准徒五年駱義擬杖倖逢宥免贓銀照數追給差役陳京婪索駱萬春銀五兩駱長春銀四兩八錢金仲銀四兩律應杖擬邀宥贓仍照追覆審得朱一范因妻屬駱萬春別案致訟而爲之關說受賕也先得萬春銀一百十七兩又龔靜之付銀四十兩又得駱長春銀六十兩問之黃永日等過付見証最詳蓋當時永日設帳於駱授銀事

皆目擊且有彼之親舅駱義同來見付然義之虛詞相飾特因姊夫至戚爲親者諱理有固然况其初又係串通一范互相誑騙無惑乎供吐之不實也今一范之呶呶不已者自以家徒壁立甌冷囊空知不能抵前數故逞此懸河之口以救敗然過付証佐供吐旣確雖欲寬之安得而寬之相應仍照原擬分別入官給主朋謀說事之駱義因義詐贓之陳京前招已明毋容再議部院一件爲發審婪弁劣款等事

審得韋應試篡身戎伍未聞摧鋒陷陣之功防守
浦江偏多越職擾民之事如科派豆料近城保正
先饜狼餐設非掣回則婪詐之端方始指稱馬草
通縣烟居悉遭蠶食託言公議而乾折之害何窮
至於賠馬累及窮民卽鬻產賣田尙未填其慾壑
禁鹽需及舖戶雖餽遺投贈莫非遂其貪謀更且
縱兵橫行市上受害甚多故不能一一枚舉卽無
入己之贓然統兵者約束安在他若恣饕餮之技
告糴民間無異剝膚吸髓送稻有據亦可見事事

要求雖非款內之事乎旣受賂矣質証何詞此一
弁者衛民適以擾民禦暴先以爲暴視熒黎如魚
肉藉健卒爲爪牙穢跡彰聞劣形大著証吐旣確
配擬允宜李三才併杖示懲贓俱追入

撫院一件爲讐抄蠹殺事

審得于章湯溪縣皂隸也與胡子亮比鄰而居本
年閏六月初三日子亮弟胡雨第之妻因所畜鷄
無故而死疑爲家之人陰害之致相爭開口角之
微亦家庭常事曾何與于章事乃自縣歸來詢其

爭鬩之由次日入城輒有胡范章惠承票來拘謂胡信二有盜情之鳴兩差詐其銀五兩豆八挑麥一挑而去在信二並無呈狀之舉則此追風躡影非于章其誰歟宜乎子亮之控府不能捨章而別尋一發難之人也章復改名俞國進控守道批縣該縣再差金元往拘元與王葉朱志偕往子亮聞風遠避三役乘機勒詐其衣服十三件布三疋首飾銀三兩五錢鵝五隻鷄十隻復拘其弟胡廿七胡兩第赴縣禁倉子亮無端受此種種剝膚之痛

安能默不上控哉于章相應重杖其受賊之胡范章惠金元王葉朱志等俱應並杖追給

按院一件爲佔殺朋害事

審得湯仰初王仲魁捕廳書役也上年李同知攝篆義烏陳鳳娶妻方及一載有以淫詞四句標於途者指陳瑞虞與鳳之妻有牆茨之醜而列陳三口之名於後夫作此詩者其爲烏有先生無疑自當存於不論不議之列而瑞虞疑陳輅字爲元品所謂陳三口者必若而人然天下豈有言人之失

而自標其名者乃儼然當門與之辯理及輅矢神
自白瑞虞猶復追求此爭之所必至而告縣所由
來也屢提不出乃差署捕紀驛丞親提再差蔣明
拘獲遂寘之獄於是湯仰初王仲魁得乘機勒其
銀二十四兩陳其卿見付最真至於田之一說則
又既往之事而非本情也陳輅之親房陳養素曾
借瑞虞之銀後將田六斗作還前欠無何陳輅之
弟備銀贖田未爲不可況順治五年間事乎究其
指官情節瑞虞自稱爲屢控不准冀借此以聳聽

耳總之姦情莫須有之事卽淫詞曖昧亦莫辨其
出於誰手姑免深究獨是湯仰初王仲魁指事生
風杖追不枉餘係無辜免擬黃富另行提究
按院一件爲黑戮事

審得成應富馮日高勾兵串詐朱大龍此真不風
興波而蜃樓幻影也雖五月初一日持票轎擁而
入大龍之家者爲兵丁陳太王二白三石柱以暨
不知名三人設非應富預有此謀何以數日之前
先有須銀消釋之語乎此舉非一人能爲與朱弁

之親馮日高朋害其真情也然使大龍果爲不法何妨彰明罪狀諸兵執票手掩殊語以示社保朱守濬等此皆掩耳盜鈴之事明係指詐况掠其壺鋤衣服之紛紛乎宜大龍不能忘情於應富前言初四日先行控縣也至十四日洪氏以男命控縣謂其子龔明之係大龍打死噫異矣人命至重何前此不聞有詞且身死是何月日見毆有何確証而狀詞或稱寄物或稱索逋種種矛盾特不過借此老婦將莫須有之事以飾前此一番差兵橫索

之舉耳署縣以其旣稱人命不可不審孰知差徐壽陳勝拘催而又起事外之詐端也因大龍不挺身就讞拘其子朱元而幽繫之係歇何忠卿輒乘機勒其現銀欠票以及火腿纍纍多金大龍實切剝膚之痛赴憲激鳴豈得已哉今兵丁屢提未據移解何忠卿懼罪在逃揆厥所由成應富馮日高實爲禍本念未受贓惜法亦止於杖徐壽陳勝審無得贓實據應免擬何忠卿陳太等仍行嚴提究追另結

按院一件爲兵害事

審得金茂因徐欽捏告害人機乘差拘肆其婪詐此徐富王希龍吳良遷三人有扭名徐希遷具控之詞也欽初投誠於武義防弁趙文芳標下充兵賊心未改復詐良遷以致協拿送縣時署縣李同知移會防弁亦不復認爲標兵釋放潛遁此順治五年事孰知其至省頂名高繼昌篡身行伍八年十一月內復修舊怨將徐富等十六人控之臬司其所告者大約皆欽充賊時或追捕之鄉鄰或擒

送之被害以及睚眦之嫌者皆羅織詞內及批照磨所關行該縣提解欽乃於本年十二月十三日來縣催拘其猙獰之狀猶然虎頭健兒也縣差金茂因得婪詐徐富銀四兩王希龍銀三兩吳良遷銀五兩衣一件衆供確據惟是徐富等旣恨之復畏之不敢赴杭質理扭名之控豈得已哉久行該縣嚴提徐欽充兵在杭不能提至移杭刑官嚴提轉移照磨所覆稱久不投到卽被害衆人亦祇聞其向來充兵不知是何營伍則其蹤跡詭祕無從

拘拿俯容獲日另結金茂詐贓既確按律擬杖照追給主

按院一件爲勦除民害事

審得陳明賢身充地保而結連防兵陳秀陳毛頭陶有德陳勝則狐羣狗黨擾攘一鄉况與防官蔡國臣之書記稱斯相公者盟締金蘭更不啻虎而冠矣先是指稱陳惟恒之父陳邦伊父子曾爲山賊陳勝陳毛頭等擁至其家言欲送營砍死掣到陳明賢家兵丁勒銀五兩又寫田一百五十秤入

已值價三十三兩其串兵詐人者此其一明賢復通斯相公指陳王成爲賊先詐解索銀一兩四錢白布衫二件又勒寫田七十秤入已其串兵詐人者此其二復指稱防官向馬良夏買粟因無以應遂通斯相公陶有德索豆三秤稻子一挑烹分其串兵詐人者此其三復同陳秀陶有德指稱陳君行係山賊勒其田三百秤耕牛一頭豬二口共賣銀五十兩烹分再言代爲出銀與兵丁又詐其稻子百秤入已其串兵詐人者此其四再有朱和尙

者嗔其打死母鷄詐其豬牛共值九兩五錢更有
蕨粉四十斤與陳秀烹分其串兵詐人者此其五
至鄉中山木茂密則兵丁日爲斧柯之尋如陳相
陳籌周龍陳畏等木皆被砍數十株不等非明賢
賤買其手卽兵丁昇置其家雖禍出兵丁謂非明
賢之誘使不至此皆去年十月內事此一犯者藉
地保爲護身之符結羣兵爲百足之聚飛而擇食
致令孱弱吞聲黨而害人不幾道路以目供証旣
確城旦允宜贓係本犯入已者悉追給主兵丁止

陳秀一名到官前所烹詐相應追給杖懲其陳毛
頭陶有德陳勝斯相公等屢行駁提該縣以各犯
避匿無蹤俟嚴提獲日另結然於蔡國臣不能無
咎焉汎地分防所管何事致令掌記與地棍結盟
兵丁向各家指詐置之不問豈約束嚴明者所有
也相應掣防記過

臬司一件爲枉酷男命事

審得朱國佐係朱朝勳姪孫而朱應葵則朝勳姪
也先是宋縣官在任因朝勳原充吏農拘其復叅

兵吏改撥禮房後且欲令其典司庫藏朝勳以重
務難承恐致賠累躊躇四顧而有進其說者爲金
繼如曰求情請託不若暮夜投之苞苴此所以付
百四十金與繼如也宋令尋罷事朝勳且北上而
宋令之不能忘情朝勳者稱其爲禮吏時有透支
庫銀之故乘應葵入市納糧遂令家屬以騙庫銅
婢具呈於署篆李同知而寘之獄國佐出與周旋
兩次共銀六十四兩係沈純過付而卒不得釋豈
非國佐中飽此何氏之控所由來哉但前此求免

庫役而付銀之金繼如遠差無從拘質則一百四
十金之說授受果否俱未可知當俟繼如歸日另
究朝勳既已遊燕卽疇昔透支亦非謝事之人所
宜過而復問據應葵疑爲胡起龍之構唆今亦因
侵欠庫銀現在監比未據該縣解審獨國佐受贓
分明旣係入已猶幸親屬減擬杖懲前銀照追給
主

臬司一件爲憲勦民害事

審得賈祖壽身充地保因葉方遣家人王市往山

砍柴乃越界而侵趙元之疆值趙明目擊奪其柴刀投鳴於衆有葉貢爲之置酒處和席間又復相爭方遂赴控於韋防官架言劫銀祖壽旣爲地保當力辯虛實乃亦黨惡首於防官此何說耶以致差兵杜茂往拘勒趙明銀一十三兩豬二口以及錫器壺瓶之屬趙明無端受此剝膚之慘況復防弁移會署縣李同知收禁於獄哉葉時乃該縣經承從而舞文將王佛喜名字增入票內詐銀六兩王廿八經付最真飛食良民葉時之膽可包天矣

後署縣審明將葉時祖壽責革亦可修省悔禍何祖壽鬼蜮如故再控臬司波牽吳玉海卽佛喜親家王加兆卽佛喜親子滿紙虛詞盡屬烏有初則首防以長此風波繼復刁訟以撫其風影卽能言如祖壽亦將何以自解其罪乎姑從杖懲猶有厚幸葉時相應並杖追給至起釁發端葉方實爲罪首今且懼罪避逃何物葉十九敢於挺身出質猶肆狡誣杖復何詞兵丁杜茂另提究追孟兆球審明再報

臬司一件爲搆兵抄殺事

審得洪惟聘奸狡無籍之徒也先爲人傭奴八年八月內復同妻陳氏託叔邦安爲媒受銀二十五兩與伊大亮爲工人銀卽付邦安代爲還贖原主身價併償舊債從此夫婦執箕帚於大亮之庭尊卑之分定矣未幾於九月忽而颺去投募金鎮標下頂食塘兵俞名俊口糧公然恃營伍餘威十月二十四日至大亮家盜其綿被夾襖銅鑼等物十二月二十二日言有衣服藏在伊家復去一次未

已也至今春三月十一日搆同嚴鎮塘兵王福口稱王百總入大亮家詐銀二十兩方去此銀雖王福入已但無端招來凌詐者非惟聘其誰乎而且移書誚讓浪出惡聲今併其妻陳氏亦計賺入娶若惟聘者真可謂鬼蜮矣雖背主搆兵而賊未入已工人盜物例當減科擬杖示懲其身價竊賊俱追給主若洪邦安知姪無賴妄爲中証實禍之胎亦應薄杖王福係嚴鎮兵丁俟提到另報分守道一件爲黑冤事

審得馬四苟馬明思係保正馬天登之姪初從寇黨因與甲長黃國仁有隙及投誠充兵每欲得而甘心者非一日矣時守備楊忠分防東陽有接投誠之事所謂接投誠者不論是賊是良差兵往諭曰汝當乘時就撫鄉愚畏害無有不饜其欲者稍拂意卽指叛逆羅織之明係借題索詐人人重足累息於是四苟明思得以黃國仁爲請差兵胡敬張一龍等往諭而欲保正同行天登不在卽強其弟馬天輝齊去此實迫於勢之無可奈何及至國

仁家詐銀二兩八錢又牛一頭後將銀三兩二錢贖回贓皆張胡二兵烹受天輝實無染指國仁受此無妄何能不激鳴哉而楊弁且以國仁起義爲詞矣其報文所稱王國仁卽指黃國仁所獲旗印亦不知誰氏之物設使其預知脫遁豈不能滅其蹤跡而故留此以授呈報則其詞大不足信况有通都之公結爲不可誣耶今四苟明思併胡敬張一龍懼罪脫逃嚴提另結天登天輝無辜免擬惟是接投誠之說其立題甚新其設局甚巧其流毒

亦甚大以若人而防守地方又何賴焉法應痛懲
分守道一件爲慘抄事

審得張忠月地保也因賈金與張拱仁兩家祖塋
祭壇並在一處偶相致爭此曾何與地保事而忠
月乃以賈金聚衆告於樊防官是何說哉曷爲乎
而以聚衆爲詞蓋非此不足以鳴防官也於是差
兵許龍趙昇詐賈金銀六兩此風一長百姓人人
自危矣殆激之使鳴耳兵丁受贓有據允宜並杖
追給而妄行呈告之張忠月杖復何辭樊弁擅受

民詞請憲申飭

分守道一件爲構兵詐屠事

審得陳元之兄陳魁欠唐七八之豬取討不還遂
至拳毆此順治四年九月十六日事後陳魁身斃
其母徐氏控縣人命之說不爲無因越今已八年
矣陳元早不之鳴而今一旦篡身伍籍始欲興詞
以控總鎮明是借爲詐端也乃有何達一宋八三
徐高雲陳三男等於本年正月十八日至七六之
家口稱代爲畱狀詐轎銀六兩四人烹分于仕臯

爲之處事於中七六向典仕臯房屋一間今因其講處之勞遂退還以相酬在七六爲可相安無言矣不意至二月初七日前四人者復執具告總鎮之狀前來圖詐則無饜之謀其何能已於是執其狀而有此鳴也何達一等四人構詐受贓有據各杖追給不枉陳元興詞圖詐何辭並杖仕臯前屋仍還七六備價另贖爲人處分而圖利之亦應薄杖若夫人命事非無因歷年雖遠既有原案在縣相應請批該縣查明虛實另結

分守道一件爲親斬黑冤事

審得王忠義乃含香之地保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先因隔村路有病兵惟存呼吸王應孫等見而擡送與馮八十七等馮八十七等轉而擡送於含香將以交付塘兵庶免於戾此本意也乃王忠義不能安於旣來之後惟恐畢命於此貽地方憂趕回馮八十七等仍令王元一將兵昇轉則氣息已絕雖死期前定固非諸人所能救其生而事至無端其非諸人所欲速其死也明矣若夫兵丁驟死各

營將領恤生問歿此亦軍紀之常而汪松香卽汪爵者先之恐嚇繼之拘拿如周八十一周宗壽吳大妹等皆付賊有據卽松香供吐自明大廳一聞而責棍銷票亦可見松香之欺詐而明兵死之無他矣但兵丁將死雖不可活苟非往來昇移則死者可以無憾然黑夜之間去之惟恐不速者總因懼禍之念重也今蒙會審其所以憐亡卒而儆不法者自難逃於犀照之下若王忠義王元一呈請量責懲其不恤垂死之兵不行報明之罪責汪松

香用以懲其生事詐擾並追前賊給主俞科雖往拘查實無詐贓應免究

分守道一件爲黑冤事

審得張國順身充地保而張希賢舊開銷銀之舖者也署縣奉文稽查煎銷低假至本都取具甘結先將希賢提去以久不開舖釋回未幾縣差鄭希昌與衢軍廳差役二名同地保張國順往拿胡邦慶蓋彼現開銷舖以其傾煎低銀之故欲勒其銀百兩不得已先以三兩付希昌分發衢差再措銀

二千兩付張國順手爰思向拘希賢何以放回之後卽旋踵而至謂非若人之移害不及此然猶在疑似之間而無確實之據未可坐爲罪案也獨是國順以地保同縣差齊往況有銀交付不可謂無串詐之事杖復奚詞前銀照追給主但衢差二名據供失其姓氏卽縣差鄭希昌復因別案款內提審未歸俯容另結

分守道一件爲擁蠹抄詐事

審得孟寶卿糧房也馬官保輪充馬仲全名下里

長二月十六日縣委趙典史下鄉催糧帶寶卿同往算明完欠之數此無非因正供孔亟爲經承者自當奉公惟謹奈何復有需擾之事時光保外出拘其子應比祠長代出常例銀二兩付寶卿收受此銀雖非出自官保之手然代者必索其償與取之囊中何異故有此控夫催科之令雖嚴豈容飽奸胥之腹奸胥之腹愈飽則錢糧之欠愈甚杖而追給夫復何詞其貼解係金宦所包寶卿乃本里保戶故因告之實與無干差人陳義俞勝審無詐

東野草
卷四
三
賊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拏匿抄詐事

審得呂小貴向與吳成錦有爭地之隙今一旦事至無端有以里長總名吳世和并詭捏吳彪及呂文字名字以成錦打死妾命投匿於縣在成錦必致疑於夙昔睚眦之人也斯時也小貴方避跡引嫌之不暇況可與縣差胡唯美並至其家而呂文字之名卽屬小貴之父乎雖投匿無憑莫可追究而成錦之惑滋甚矣至若吳彥成與王宗度係承

發吏書成錦餽銀五兩欲消弭前事孰意其銀空費勾攝方來唯美復勒轎錢常例等項共銀三兩種種剝膚能不追怨於偕往之人而興不平之控哉安可不杖小貴以儆其後吳彥成王宗度吳唯美受賊有據並杖追給呂文字審無投匿情弊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憲廔僞詐事

審得章隆八章隆九兄弟各開保歇吸詐鄉愚想其常事也時大兵經臨工房陳明仕鄭光甫出票

借取童三一童十七童三八等每名豆料二十石以備軍需因縣官公出故張縣丞標取孰意奸胥惡歇輒因之爲利乎章隆八向保童三一童三八章隆九向保童十七者乃乘機爲之謀免得三一銀四兩又收水火爐作銀三兩得三八四兩又綿紗七斤作銀三兩得十七銀三兩又布作銀六兩皆隆八兄弟收受而與陳明仕鄭光甫烹分此外差役舒秀鄭惠共得銀六錢種種剝膚宜其來此控哉夫旣謂大兵經過借料以備軍需何爲得銀

而卽免則乘機科擾之情明甚由此觀之其受害吞聲者更不知幾何矣並杖追贓亦復何詞分守道一件爲黑冤事

審得徐仁捕衙差役也因有稱黃丙和之名以憲究典填一詞控徐起龍父徐元卿於府實不知何人就中圖害此匿名也府行蘭捕捉審而徐仁承票往拘口稱要銀十二兩銀雖未付其索詐之情已露矣今該縣提解並無黃丙和其人徐生旣憤匿害之無端復慮婪索之難屢此控之所由來姑

杖徐仁而請銷前詞庶滋擾者知儆而鬼蜮之謀自沮

分守道一件爲枉詐事

審得呂良秋里長也呂應清鼓刀市上以屠宰爲業因該縣向取烟蹄而良秋曾與差人李明同至其家應清不應且嗔良秋之同行以至相爭此往事也後縣設滾單比糧良秋身克里長復報應清爲戶頭雖公務乎而良秋復同縣差周茂偕往以致既拘其見官押完通戶糧錢而復詐其寬假銀

七兩烟蹄一隻呂瑞過付甚明雖受贓者爲茂在應清追思往釁以爲疇昔之事兩與縣差入其家者非良秋也耶此其所由控也周茂杖懲追給良秋不能免於並杖餘審無辜免擬李明縣回脫逃嚴提另報

分守道一件爲佔殺事

審得單信應捕也施貴金守仁陳魁莊忝嚴金皆幫役也初因事主方辰於八年四月廿五夜失盜告緝言三日前曾有王婆來家而此媼係金春祿

之親單信等爰思曹福林曾於七年八月內畱義
烏金春祿止宿雖自稱金公子而實係刺臂爲梁
上遊者其在斯人歟於是蜂擁前來指福林爲窩
主鄉愚聞之心膽墮地農家者流別無他物其妻
遂牽牛相餽求諸捕寬其箠楚此真情也其父曹
義九三與張四十一有爭田之隙因波及之實與
此案無涉前招已杖義九三並杖單信追牛給主
弟單信誣良詐擾杖不蔽辜改擬城旦不枉其同
行施貴金守仁陳魁莊忝嚴金亦應各杖倖得邀

恩宥免

分守道一件爲激究讐屠事

審得吳子龍地保也樓高包進李壽賈福皆捕役
也先是賈福與楊秀比鄰而居因秀有未字之妹
籬壁連互望東鄰之有女而效窺牆者非一日矣
母氏知而詬詈福心銜之及後楊秀移往十八都
隔前居四五里許而福藕絲未斷朝斯夕斯猶來
探望奈蜂窺蝶鬧未許花盟而狗黨狐羣頓思局
詐藉緝牌爲名勒秀銀二兩二錢係包進李壽賈

福烹分樓高雖未分銀亦至其家酌酒及欲奔告子龍復以威懾之是激而有此鳴耳柰今賈福包進李壽懼罪潛逃不能快心行法容俟獲日另報若同行伴飲之樓高不善處分之吳子龍倖逢宥免

分守道一件爲虎捕屠良事

審得胡明吳元宗佩劉龍皆捕役也有賊犯金小狗與王守義之兄王典農向有爭水之隙十年四月間小狗因盜駱家事發緝獲遂供稱有衣寄典

農處特欲修疇昔之怨也致捕官票差胡明等着地保王八九協拘在八九固非情所得已而諸捕則大肆其婪詐矣旣得酒銀十兩烹分復將紬衫紬裙小青布衫青布道袍紬女衫各一件云持往捕衙對贓實係典農在笥之衣而非駱家被盜之服宜其激而有此鳴哉胡明等四捕應從各杖贓物追給王八九實無構通之情其所以告之者雖嗔其不察虛實而引捕入門然奉票協拘其情大可原也姑免擬金小狗在縣已登鬼錄毋容復究

分守道一件爲枉抄事

審得捕役樓龍何進乘上年十二月間先緝賊李四等續扳胡金榮卽胡惟富之兄因往拘拿勒銀四兩七錢係付樓龍而他不與焉藉緝賊爲嚇詐之端受贓有據幸飛扳爲擇食之地擾害無窮龍何能追於一杖胡金榮卽金榮業經前案審明具招開釋樓龍何進先經各擬杖懲罪無重科得以宥免應於樓龍名下追贓給主

分守道一件爲蠹歇屠民事

審得傅汝德積歇巨奸技能飛食藉盜犯張豹被獲而指詐王小祿稱在防官周應聯處所供同捕役王惟忠鄭希昌入其家執刀斧而牽牛勒銀七兩五錢取贖烹分已屬非法猶未也俞佛太胡兆盛俱被其害矣又因閭閻賀之人命歇閭盛元於家得以指告爲囹而王希道俞小美傅忠益朱魁何庭魁等皆受其詐矣他若因伐山界之木而得銀又其一端也以盜賊爲誣良之具飲泣多人視死命作騙詐之題吞冤衆口贓証旣確其何辭於

一杖哉惟忠希昌分贓亦應並擬倖得援宥仍追
給主其姦娶葉茂富寡妻一款應俟府案詳結
分守道一件爲天討泮嶧事

審得樓九臯甚非自好之士而樓會之則其奔走
漁獵之人也劉敬有米五石每石出貼解銀五兩
六錢九臯俱包收入已乃祇完過三石尙餘二石
未完復欲求多於前議之外久之不允所以糾纏
未楚後樓敬之姪樓佛敬云亡九臯貽書誚讓甚
有要挾得其銀一兩四錢五分謂其亡姪曾有相

負之銀亦不能辨真與否今姑置勿論茲因樓敬
之子樓小闊者復與樓三桃樓金保樓士金四觀
等演戲於傅苟之家而傅苟所居之房卽九臯祖
屋也因是具呈於典史敬因其子小闊唱戲之故
遂付九臯銀五兩以補前之貼解而樓會之輒復
乘機詐傳苟銀二兩六錢傅小仰銀二錢金四觀
銀三兩二錢此皆會之指稱賄免九臯而實自饜
谿壑也其中樓喜並非俳優之侶而亦詐其銀五
錢者蓋先因租田會之勒其銀二兩再使九臯附

名呈衙不過謂弱肉易啖耳會之杖豈能追所受
前贓應追入官九臯名列子衿而紛紛多事何不
自愛至此姑從薄罰所得補解銀五兩乃在呈衙
之後可不謂之詐乎合追給主前包米石代與完
庫其演戲啓釁之樓小閣等均應杖儆
分守道一件爲慘戮事

審得黃正賢於順治七年間因黃一心爲筦庫之
吏竊其餘威乘黃輿有婢物故使黃克深以人命
首縣實借此圖詐也必欲勒銀二百兩而後已當

時尙有三十六兩未付完足立有欠票後已完銀
則係正賢與一心烹分而應捕朱能傅林樓嵩共
得銀十二兩於前數之內迨後一心旣死以侵帑
未完其父黃克沾因前票之故扳補庫銀四十兩
黃輿所以有此鳴亦大不得已也柰何因其讀書
古寺於九年七月間復肆強毆則正賢之罪種種
不可追矣前贓雖與一心烹飽而死者難於追究
總之發難指詐實正賢爲之禍階應從本犯名下
追給前受賂罪可援宥後肆毆杖固難辭差役朱

東野志 卷四
能傅林並行追給樓嵩黃克深未經到官另行提
結黃克沾亦經病故均得邀免者幸耳

分守道一件爲救民湯火事

審得楊國美係里長謝惟德乃子戶也原應當順
治六年分里役彼時惟德因戶內止有十三丁並
無田糧除丁銀自納外有幫役銀十七兩民情銀
一兩六錢付與國美亦不爲不多契約載明一應
差徭不涉子戶之事已六年於茲近因楚餉該縣
比六七八年舊糧應解國美又復於惟德處指有

普利寺產僧戮田荒六年錢糧無完欲本里照丁
均賠派子戶謝惟德等銀十五兩此何說耶雖惟
德祇付二兩四錢五分衣服一件而催糧圖差應
貴周信得銀五錢鷄一隻烹分其構通朋詐之情
已不可掩况寺產並無官票均賠未奉明文乃輒
生端以自饜谿壑此惟德之告所由來而楊國美
應貴固信並杖追給不能追也

分守道一件爲酷民事

審得賈希賢與賈明華向分二房俱係七年里長

賈銘忠下里戶也共米十七石僉充四年蠟茶解戶每石作銀十一兩四錢包與在城者代解如希賢則包與童廷璧明華則包與孟錫之是也已經解司訖後奉司文發咨解京在孟錫之仍認管解無辭而廷璧依違其間不復肯認解京之役以致希賢控府已經府審着令廷璧認解訖則希賢此控專爲廷璧而發在明華自以爲超然事外矣孰意審結之後所有因訟路費資纏五十金希賢云係兩房同役之故欲令明華均出噫謬矣夫明華

包解之人旣無更議則鼠牙之釁不涉公庭而欲因希賢之訟令其均出纏費此大爲非理宜其致爭而來此控也希賢杖不爲枉然究其爭訟之由實惟廷璧錫之包攬所致仍應並杖嚴着兩人名下速行完解以結此局

分守道一件爲勅廼詐抄事

審得童蘇生卽之瀨向同兄童惠生卽之穎者將樓房一所得價一百兩賣與祝百九拆卸係吳國棟爲原中此順治八年十二月內事也至九年六

月又得過割銀四兩十月內又同原任教官周三復爲之講處得找價銀二十兩則此屋無不明矣乃復向原中吳國棟令彼再爲講找在國棟以其屢行索找故堅辭拒之大非之灝之意矣至十年十一月內有應二十卽祝二十者夫婦反目而妻雉經此與國棟若風馬牛不相及之灝乃乘機寫一公舉手揭言祝百九縱令吳國棟强姦二十之妻致令自縊等語使其叔童而習持與國棟觀看以爲嚇詐之端需銀完事孰意國棟不聽其詐反

執留手揭之灝而習所以數往取還登門爭鬭致國棟來此激鳴而有抄洗財皿之說也雖八十兩未付問其執前揭而使之聞者獨何心歟况得價稱爲債滾折毀旗扁父忿慘斃尤屬不情之灝如此舉動而猶側身士類抑何厚顏矣姑從薄罰以生愧悔之心苟其修省則亦甚於夏楚也童而習杖不爲枉

分守道一件爲湯火事

審得何其恂向以山木一片得價二十兩賣與舒

亨四交易既成卽不得自變其說柰何復欲自伐前木旣立限狀以返前銀殊屬非理此時內疚以省前失猶可此時而欲生端別爲已甚則大不可也一紙告詞捏稱私當命鮑百四持視其意非祇恐之直欲詐之耳亨四所以畱其狀卽將稻二石布一端布衣二件銀二兩七錢六分付鮑百四轉交何其恂求寢其事在何方且欣然以爲得計而不虞舒之訟遂速也總之其恂立謀狡而淺固不若亨四用意與而深原詞具在其恂亦必自笑其

愚卽欲強措一語不可得矣杖而追給夫復何詞鮑百四持狀付贓不問而知爲黨惡並杖示儆若唐仲文劉十四因嚇詐原狀曾列其名故併告之然審無確據姑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激究拒憲事

審得嚴進郭起鳳乃張縣丞之衙役吳廿六係埠頭也時因大兵經臨需用舟楫於是張縣丞有拿船之役雖云孔棘以蘭江通會之區豈遂江空款乃而凡操舟者皆欲令其行役也王景隆船隻奉

憲票差使嚴進等概行拿載故船戶至府偕景隆
以往及至蘭溪見張縣丞欲放船過橋於是嚴進
等諸人羣起相加致令景隆受傷遂有此控夫景
隆懾於憲法無論不敢與縣丞爭抗卽縣丞必不
欲聽其過橋亦宜申詳於憲臺况憲紀之所以肅
健兒者原未從寬而該丞計不出此坐致衙役埠
頭之紛紛是誰之過歟嚴進郭起鳳吳廿六等除
責懲外仍應並杖至若張縣丞雖爲兵過拿船而
縱役生釁亦應記過

兵巡道一件爲急斬搶詐事

審得金得勝以營兵而張虎翼陳思能等以地保
而假狐威皆可恨也有應捕陳官郎陳棍自桐廬
歸途遇兵丁九名不知姓氏時夕陽西下欲覓一
枝之棲官郎卽指引於同族陳七苟店中止宿不
期風雨連朝狂飲數日酒飯之費約算多金無物
相償不得已存弓矢而去夫玉佩堪畱傳作酒家
勝事銀瓶往索始稱馬上豪華何遂妄稟防官敖
正江致差兵金得勝拘擾紛紜也於是陳思能陳

思普陳惟效等且以私藏軍器爲詐端矣喧闐之下而亡其豬食其鷄取其女衣復勒銀十兩又有同行兵丁藉端詐地保陳尙惟銀一兩五錢是何法紀耶七苟遭此橫逆雖事出兵丁因思誰爲牧童之指而過酒家者非官郎陳棍歟雖然先容一宿又安能逆知其無良如此今嚴拘各兵對質俱匿避無蹤若不請憲親提無以示創其款內地保毛伯瑞去銀四錢周老和去銀八錢此另係防官差取芝麻賂兵丁者失其姓名無從追究相應查

明並覆

兵巡道一件爲構悍慘戮事

審得包應吾與厲學法素無睚眦之嫌因防弁敖正江徵調社兵嗔學法抗不應調差兵張龍陳應林等往拘適應吾于耜田間而諸兵強之同往此不得已之情在學法豈能深知耶及兵執而繼之勒其差使銀三兩酒食之費又二兩皆兵丁入已與應吾無干學法無端被詐情何以堪且謂非應吾之引導不及此故先控於該縣張龍隨稟敖弁

移文至縣庇其兵丁反罪百姓多事學法復以前
事控憲豈得已哉細審應吾串詐之事實與無干
但何難據事直陳以自明其心跡而乃別生支節
飾以錮婢之虛詞增其事外之蛇足此則可以杖
矣若防弁庇其部丁該縣未據申解所當請憲申
飭嚴提兵丁另行究結

兵巡道一件爲枉戮事

審得呂志牟與皆捕役也九年三月內因周君餘
之兄周君恩以別案犯盜在逃該縣差捕嚴緝因

其分內事使二捕果以奉法爲心則當惟盜是求
不宜以勒詐爲事也卽君餘係其同氣之親夫柳
下殊途司馬異迹自昔云然奈何必着君餘名下
求取哉揆其意不過假此爲苛索之階而垂涎於
鷄豚刀被鍋鋤之屬也君餘受此無妄安能不上
控哉質對旣明並杖追給殊有賸辜且此二捕之
名屢見告發相應革役示戒經承王惟厚因捕藉
口指詐故行牽告審係無辜免擬周君恩聽另案
歸結

兵巡道一件爲私和人命事

審得陳義如名是僧綱罔知戒律張茂卿積年保歇見事風生胡壽差票乘機方元度等就中朋詐糾纏此案互結冤愆總因跛僧湯九龍之愚死也此何以故九龍累積債臺貧空衣鉢向曾借湯四八三稻穀三石業已陸續清還別無他故時當歲暮百緒增愁舊債催年難以安處兼之足跛難行自思於閻浮提中受諸苦惱忽發清淨心而作涅槃想遺書一紙擬作回首偈言淨室高懸竟往西

方極樂此與他人何有焉而僧官義如適來頒歷因言此僧爲湯四八三債逼所致遂與詐端得銀二十兩與方元度鄭五八劉和尚楊五十等烹分又有冒九龍之叔湯三十五名字者投匿捕廳而保歇章慕卿嚇詐之端興矣湯四八三因疑地保湯五十三爲之者遂波及於彼慕卿得銀六十兩差役胡壽於中分其十兩此銀卽係湯四八三湯五十三均出以致五十三忿然不平激而赴控今其人具在口吐歷歷校若列眉陳義如章慕卿等

何詞以解人命非真詐贓皆實按律科斷相應分別杖徒詐贓照追陳義如等所詐二十兩全追入官章慕卿等所詐六十兩分別追入分巡道一件爲急救抄屠事

審得倪一品鄉曲無賴之徒也乘縣捕馬進朱能倪文元於去年十月間以別案獲賊犯倪卸增係汪奇玖之義男一品與衆捕聲言索銀十兩然後已則此一控其爲詐害之情淺而爲杜患之慮深耳不獨此也藉口扳害而詐戴起元之稻穀肥豬

復貸銀五兩與衆烹分爲馬進倪文元陳廷真黃希松若而人朱能未與其列又詐倪尙機一兩馬進入已一品又欲勒索汪子元銀十兩雖因告未付其謀已不臧矣若夫賒肉不及償價貪酒與人議和大都小人口腹之累猶未足爲罪案章二十牛食一品地豆勒其鷄布貪狡已著雖其中尙有無從對質者大略亦可槩見總之獲盜居奇嚇詐固捕役之故態而因風吹火指騙亦宵小之恒情不法懲之此風政未艾也前贓照追給主其倪一

品馬進倪文元各從杖懲朱能雖同捕緝念未受
贓免擬其陳廷真黃希松另提再結

兵巡道一件爲勢虎食民事

審得李衷義與弟李直因童景二住房被焚欲將
房屋數間強其承買夫交易之間期於情願景二
不欲則亦已矣何爲寫一謊狀詭稱有田三十石
賣與九同而九同轉賣與童景二旣言其短價復
飾以毆傷以朱三一爲地保鄭十二爲干証彼李
直者挺然出名控縣滿紙虛詞一車載鬼不謂之

朋謀串詐其誰信之而歆家徐丙祿者又爲之叢
神指徐宦說情索銀三十兩內銀二十四兩外又
益以女衣增以布服再以小麥大麥之屬共作三
十金皆付丙祿收受對質無異何能遁於杖而追
給哉今李直懼罪脫逃但發縱指使者李衷義相
應與朋詐之徐十七鄭十二等並杖示懲朱三一
與李直另提結

臬司奉兩院一件爲衙蠹抄殺事

攝郡

審得呂國道妄稟應元龍爲見山因差龔章陳希

聖等拘緝李同知實因解糧匆促恐致叢奸其使國道同行者用防捕役之擾而不虞捕役且受命於國道也出票係八年二月初八日事未經回覆李同知卽於是月十一日同吏俞應臺赴省領解囑吏賄官之情不待細訊而知爲誣况經面質自認爲畏刑妄供乎惟是當日與龔章陳希聖同行者實黃成陳明任相屠卿任華陳奇吳奇朱明統等八人今嚴拘細鞫果有食穀豆麥二十四石女裙四條紬裙二條紬衣大小六件係與龔章等變

價烹分相應追給援宥

按院一件爲黑冤事

審得徽民楊繼恩子楊潤生婆娑有髭向作客於淳安江九臯亦徽人居於淳者賒其氈帽紙花等貨議定價銀訂期而償上年十二月間來與九臯取帳彼時尚有吳源同舟也初九日至淳時有嚴州捕役陳宗奉票緝盜上列楊鬍子之名見潤生姓楊而鬍不論其是盜非盜執送淳安捕官下之獄復稟嚴捕廳拘禁陳宗前後四次共詐銀七兩

二錢潤生無辜罹此宜其父繼恩有此鳴也但與九臯雖有索逋之情而實無構捕之事獨是陳宗執票恃爲護身指良任其狐假顧楊姓者不乏有鬚者實多使一一遍詐之緝盜不幾爲肆毒之藪哉況今嚴行關提回文不解未經審質無從行法若不明正其罪後何示懲無辜各犯先行寧釋

鹽院一件爲寃命事

審得沈三奇與李紹慶世聯戚誼於上年二月間忽以先人萬曆二十六年之舊契責償於紹慶物

換星移已五十餘年矣自當置而不論紹慶乃因三奇之子沈德華篡身營伍惡鋒難撓聽李三五曲處銀二兩爲酒資以碎前契而訟端不已又處銀十兩棉紗四斤外又勒銀十一兩爲衙門使費亦可相安矣孰知谿壑之欲未饜紫詐之題復興乘姪沈德禮病故初使沈德希以人命捏害紹慶不堪其虐先控於道已經批廳究誣杖三奇德希併追前銀給主在案一波未平又改名沈如球控憲之詞復起夫以遠年宿券疊詐已屬不情而復

以病故亡魂誣害更爲非法一控再控何其強且
黠哉相應一杖爲刁健者戒

分守道一件爲復行虐害事

審得傅太祥雖革鴟音未化鷹眼乃藉投誠之後
遂爲報怨之階非曰中軍則稱叅將乘輿而過村
落言者摧心索食而詐賊私道路以目自蔡宗洪
顧應許而下以及張文祿陳惟道金明崇潘仁先
仁會仁甫陳印凡九人質對最真太祥亦俯首無
詞矣夫爲盜投誠更宜湔滌肺腸自求更始今怙

惡不改法豈容寬但所受賊私實係嚇詐念無復
叛情節追贓給主擬配允宜夫鬼薪城旦之罰加
以髡黔囚首赭衣羈纆異地雖生之日猶死之年
亦足以示創矣

分守道一件爲急救轉勅事

審得曹明卽曹清呂龍陳亞奴牟良呂義一班惡
捕搆詐良民如乘陳宗仁盜扳遂遍詐鄰人陳國
初而掠其資財併衣飾器具食物牲畜之屬未已
也復勒其贖婢銀十六兩旋又詐其鄰人陳世賢

之衣五件布六疋復押陳宗仁之妻勒其贖妻銀二十五兩此八年四月十五日事也羣捕慘毒如此尙知有三尺耶迨國初憤欲奔鳴始還其茶葉五斤簪一枝銀三兩五錢立六兩之約以認賠而曹明旋即更名曹清誑前道批發糧廳矣以如狼如虎之輩而行如鬼如蜮之奸其羸民吞聲飲泣者更不知幾何也不痛懲之民無寧宇所當追贓給主按律分別杖徒俾得邀免仍追贓責革以懲其奸呂義懼罪不出容俟獲日另行解結

兵巡道一件指盜搶擄事

審得捕役滕汪朱用因拿賊犯周良九過許祥之家昏夜叩門索其酒食堅執不與因而致爭兩捕嗔主人無信宿之情欲唆良九扳害之宋祥懼而出銀三兩與良九懇其免害故有是控此祥之口供也但兩捕具在而良九安敢入之囊中此必假手於良九而實飽兩捕谿壑者今良九死矣豈可以泉下人藉口當從滕汪朱用名下照追給主況其叩門索食明以挾賊要求本應重擬惜計贓亦

止於各杖耳

本府一件爲通捕屠抄事

審得方五十身充地保慣食鄉愚見方增七二有豕在圈頓生貪想遂串通應捕滕廿九汪二四等於二月廿五夜稱拿賊犯擁集其家先詐銀廿一兩又解索銀一兩鵝一隻方五十始得其豬而愉快矣漁人蚤利蝻蚌之持而狐假已酬遼豕之願及增七二具鳴羣捕復詐其銀四兩火腿二隻弱肉果如此易啖耶各杖追不枉

本府一件爲激究欺詐事

審得成大祥與成佛佑叔姪行也族有大全不顧服制欲姦佛佑妻胡氏因佛佑目擊事敗鳴於族衆以致大全慚懼投繯而死鴛夢未諧雉經先殞此淫狐者死何足惜况當日伊父成三八因其子死且得佛佑田二百十把爲助殯之費大祥此控殆亦聞風而起視死居奇者乎雖未受賊難追一杖

分守道一件爲匿詐黑冤事

攝捕

審得伍百五十五因金義二老而無嗣娶妾關女
爲生子之謀已五年矣乘錮婢有禁挾爲詐端指
使其姪伍鼎折東以諷之爲此恫喝之計逞其要
求原索銀十兩義二不得已託金賢付銀三兩四
錢乃猶捏伍誥國之名出首本縣噫錮婢之所以
有禁者慮其絕人道以長澆風不圖此輩之在在
生豐也指小星以發端架詭名以投牒朋謀可謂
狡矣不知付銀之原人可証二番之手牘猶存雖
欲借稱其子伍承甫絕賣之產抵言找價以飾詐

賊其可得乎杖而追給夫復何說作字出於伍鼎
之手不能辭串搆之罪並擬不枉伍承甫審係無
辜潘志仁係賣田原中與此案無涉均應免議
分守道一件爲民命沸冤事

審得馬光保卽官保於順治九年七月間盜斫合
族蔭木難免馬繼仁之公言雖馬應瑞呈明該縣
致被究責夫亦自貽之戚也而因此心銜繼仁今
以搆兵虛詞赴控大廳卽以爲繼仁認兵丁杜美
爲義子吸詐地方其妻不復避嫌故有前控然使

其情果真應卽具鳴有司何難繩以三尺乃致此
差兵勒賄之紛紛者是誰之過歟葉時乃該縣刑
房與繼仁一水相隔旣與差兵往來復帶繼仁至
其家代爲過付如趙廿九付銀十七兩俞九十五
付銀四兩五錢供証甚確葉時卽百喙其何以解
串構烹分之咎乎應與光保並杖而葉時烹受之
銀先行追給其大廳所差周差官畢管班另行提
究至繼仁詞內所告馬繼蕃係光保堂姪趙思貴
係輪充保正審與無涉免議

分守道一件爲憲斬蠹抄事

審得祝永昇乃縣丞衙書也金左鳳身充保正向
懸帘於縣前於本年六月禱雨之時其胞弟金五
訟與徐三四入肆而謀暢飲左鳳因時方雩禱阻
之不聽以致口稟該丞隨差范慶往拘五訟已逃
得其酒銀二錢而去在左鳳以爲事無重情或可
置而不問迨至月餘永昇復行票拘查范慶與范
惟俞升三人共得其銀一兩三錢五分烹受入已
允其銷票不謂未幾復有縣丞拘責之事夫以口

稟細故業已銷沈非永昇之興波鼓浪必無前票
此左鳳之來此鳴也永昇多事不可不杖范慶等
三役勒銀有據相應並杖追給

分守道一件爲憲斬徒蠹等事

攝糧

審得孟兆球李正美乃糧房吏書而王元仲則縣
保歇也每年里遞派有差徭惟蠟茶之役爲最苦
蓋解京遠陟向係米多者充之今縣僉馮大慶戶
下馮德管解據其米數祇有六石夫通縣現年米
石冊載分明未經按籍而稽不知里米孰爲多寡

自非行縣嚴查則亦不能定馮德之應解與否大
都展轉營免向係糧房上下其手巧稱包攬指其
重賄如兆球正美與夫元仲等風帆一路指蠟茶
之差每米一石包銀二十八兩馮德雖未如議允
包已得其買免銀八兩五錢三人入已烹分矣嗟
嗟以任土作貢之典供若輩吸髓之求想隱忍吞
聲者更不知幾何也按贓並杖夫復何詞差役潘
勝傳壽傳福賈祥共助銀一兩五錢均宜並杖贓
各追給俞勝雖原票有名實未往拘姑免議

兵巡道一件爲急救事

審得童十觔乃在城之里長也因催夫至甲首周十二之家喚其應役十二告以老妻旣病兒媳且亡未遑入城奉銀五錢爲募夫之費此語語皆苦情實境也使十觔稍諳情理卽不能脫驟是賻亦當貧病相憐雖或饗以雞黍猶恐淒然食不下咽奈何尙汲汲以酒食是求乎乃未饜饕餐卽懷蜮射遂以毆死媳命爲詞控於縣丞異哉十觔之能以口腹累人也如此後童廿一爲之解紛十觔乃

復受銀十五兩以了前事不圖青蚨入手而縣丞已申本縣十二此控豈得已哉十觔杖而追給夫復何說若廿二卽其父廿七卽其叔審俱無辜免議

分守道一件爲黑戮事

睦理

審得金元金華縣捕役也建德縣捕陳敬初以別案王二係窩於杜新生之家故差敬至金添差緝捕金元曾與之偕行及杜族諸人言昔年曾有新生此人今則亡矣敬欲帶杜姓地保杜德興回官

而青衿杜時祿者不欲聽其騷拘此陳敬所由艱
然旋建卽指時祿爲窩則此一控豈得已哉雖賄
免之事多虛而救窩之情實切姑免擬陳敬之罪
誠不可追奈已飽於虎吻而天之示罰以災其身
甚於三尺矣金元雖無詐害同行之罪自不能辭
薄杖不枉

分守道一件爲蠹虎誑佔事

婺邑

審得陳卿之爲保歇也施邦柱以別案候審於郡
寄寓其家輒遂借端局詐未審之前先誑罪鍰勒

寫田八斗作價十二兩迨至審豁無辜免供竟逐
則前田應還而何以執券不與也况讞者因情定
罪事之曲直未分先可借名完贖明以鄉愚可欺
弱肉易啖也重懲示戒杖復何辭前田斷還原主
本縣一件爲詐抄激變事

審得朱太張德鄭龍等差役也因查投誠應道中
甘結波及於應奎正詐其被單鷄母夫床中布被
不庇貧士之寒牕下鷄聲遂絕清談之夢不一懲
之何以戒差擾哉各杖示儆王惟厚王瑞華詐贓

無據姑免究

本縣一件爲親究黑詐事

審得陳三八乃朱國信戚屬也去夏國信放魚於王八三之塘於今春桃花水漲時問諸水濱則魚已亡矣衆皆言爲水沖去國信則以爲王八三等數罟而漁因以告縣詎非池魚之殃乎縣差陳明同國信在陳三八家先爲脫粟餐後往拘王八三勒銀五兩復詐鄰人王啓銀五兩陳富六一銀一兩是以八三不能忘情於三八之指唆也陳明國

信所詐前贓提到追給

棘聽草卷四終

棘聽草卷五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讞詞

糧課

按院一件爲奸胥侵帑等事

審得施爾秀撥管七年庫務後三月間訪拏卽黃
一心接管未經滿役先登冥錄而黃令亦病故其
庫帑錢糧俱未交盤明白以致纒若亂絲或侵或
那彼此推卸不能起九原而詰之此黃令之子昇
印爲父控而黃一心之父克沾代子鳴也但按籍

而稽其詳可考庫吏施爾秀季內實在該存庫銀一千二百一十三兩九錢三分五釐三絲內知縣黃顥中陸續支用庫銀九百八十四兩八錢外有各項那移共銀二百十三兩五錢六分七釐施爾秀自行侵用庫銀一十五兩五錢六分八釐九毫三絲庫吏黃一心季內實在該存庫銀三千八百四十二兩九錢八分七釐六絲一忽內知縣黃顥中陸續支用庫銀八百九十五兩三錢七分外又各項那移共銀一千七百八十兩二錢一分黃一

心自行侵用庫銀一千一百六十七兩四錢七毫六絲一忽此欠額之總數也今水落石出應照數追抵其中借解追贓一項趙瑞那移解贓銀五百兩黃鴻磐那解贓銀四百二十兩七錢應從本犯名下追補至如無額款項出入那移皆經庫吏之手雖非侵用之比而典守謂何應着兩吏名下清補其施爾秀侵用前項銀兩卽從本人追補黃一心侵用銀兩應從親父黃克沾名下追補其知縣黃顥中兩季共欠一千八百八十兩零一錢七分

五釐合於親男黃昇印補還以清庫額此一官二吏者侵那朦混若取囊中不思錢糧絲毫皆係正供那欠纍纍律應重擬但黃令黃一心已歸大夢三尺之法不加於夜臺現在施爾秀自未能追於城旦也但黃克沾以部民而告黃令之親男詞稱孽子兼誣匿簿情由視貌諸孤難免一杖再審黃正賢係庫吏黃一心同族竝未共事樓國安已經物故免擬

按院一件爲弊詐事

審得張智六年十二月內僉解五年分藥材蓋折色錢糧吏收官解而本色物料仍責里遞自解此定例也且張智領解時該縣着項胡葉幫貼銀六十八兩庫給藥價二十五兩路費十二兩共銀三十七兩如不應承領當日卽宜辯明申說何爲慨然與項胡葉領批赴司解納乎迨後藩司給咨卽着本役解京始支吾其說奉檄孔嚴該縣勢不得不行差催乃因葉升承票往促遂藉爲上控之題不亦謬耶領解三載有餘姓名到司此時復欲更

換勢所不能該縣又着徐思義幫銀五十兩以資其費庶公務可完矣抑有請者雖藥材遠運誠爲苦差卽僉民解而觀望遷延數年以來未見各縣有完解者似此五年本色今日猶呶呶未已安望其濟用乎奉行有藥材督交協部附解之文深屬良法合無將前五六年以來者一併搭附解京庶供項早完民困亦甦矣

覆審得兩浙之最爲稱累者莫甚於本色錢糧蓋物價旣今昔懸殊而採辦與承平迥異且投驗轉

批及輓運車舟之費種種不一故數年以來雖領批有人而掣銷完納者卒不多見惟是一經僉點卽赴籲哀請此張智之控所由來哉伏蒙憲駁論其領解五年分藥材自給價與路費共三十七兩之外復有項胡葉貼銀六十八兩按額載之價已浮旣承斯任雖辦解不給自當勉力急公奈何遷延至今尙未竣事則遲誤之罪誠不能追於杖儆至查徐思義復幫之故因張智領批解司之後藩司給咨卽着本人解京長途資斧實無從出用是

該縣議貼以助其往在思義得安坐以酬勞人毋容復議今惟有速督張智解京掣銷早完公務而已

鹽院一件爲大夥興販私鹽等事

審得章四龍挑販私鹽雖迫於窮窶但官海之利非爾救貧之術也奈何陳和七貪斤餘之小利而亦陷身以相從乎途遇商人汪繼忠等以發其覆誰謂行險者得全其微倖歟當日旣報有私鹽十一挑則負荷必有十一人雖王天麟久逃王顯一

百三十於八年十月間病故莫可窮詰再訊四龍則同來挑鹽者多係諸暨人彼因偕往以圖覓食猝然相值亦不復詢其姓名而金大觀二觀者則又賣酒腐之人蓋四龍常往彼處貨賣故指以明其所賣之地未嘗窩頓於其家也若夫王元魁曾與四龍有買鵝之隙藉以修怨卽地保黃時英併同夥陳和七力辯其無辜當與金大觀一體省釋至於山陰夏履橋之高姓浦江前王之王開此特本商欲窮其發本之由以絕弊竇似無確據難以

淡求查此案係八年七月內事遲之至今者初因元魁係諸暨隔屬屢提不至其後本商憫諸人貧乏亦釋然不復就理然興販私鹽律文所載四龍和七城旦奚寬但前獲鹽斤已經完價而所犯又逢援宥或可邀恩豁免

分守道一件爲酷詐慘滅事

審得呂恩隆領解錢糧節年侵牟多至一千餘兩此真蝕國之螟蟲也今經清查始水落石出乃復求借於通族賠補前額試問任意欺侵者誰歟使

無辜族人坐受殃魚之戚則將來孰不欣然以飽慾壑乎雖呂邦亮呂邦明未曾付銀而遍借之說已出於口故有此鳴恩隆侵蝕旣多不准其告貸則欠額必不能完若准其告貸又適足以開蠹役方便之門而貽平民無窮之累相應着落該縣查儘本犯名下家產變價追補俟其完日按律發配朱邦玉審與無干免議

分守道一件爲冤命弊害劇冤事

審得盛紹宗係盛紹元之近房而盛德廿九等皆

其同族也紹元侵帑多金以致變產着本宗認買
補庫推其本心原非各產戶之所樂受先經具控
該縣已細加審覈照原報之數裁削過半如盛德
廿九以八百兩而減至二百五十兩盛德三十五
以二百兩而減至八十兩盛葵明以七百兩而減
至六十兩盛文紹以一百五十兩而減至五十兩
按諸往昔不啻徑庭矣猶呶呶爲此詞者蓋以紹
宗與紹元誼屬親近反超然於認買之列德廿九
於產業雖係原主而以遠房之故是爲不甘况指

名坐買又係紹宗之開報乎擬杖以爲脫已牽人
者儆第此案現奉部催追解孔嚴各產戶旣經該
縣酌減分明况有產變價不係憑空坐贓相應照
追毋容輾轉紹宗巧爲推避仍行該縣查有無餘
產着其量力助買庶足以服衆心而完此案若盛
紹林乃紹元胞兄龔科乃紹元妻舅應着協力完
解姑免究擬

鹽院一件爲提追舊引舊程等事

攝捕

審得陳明胡周華許蔡雲許忠仁王永盛李鵬惠

等皆東陽縣鹽商也夫既爲鹽商自當恪守鹽法凡於程引俱宜按季繳銷而顧優游視之聽其延緩是何心哉及細覈之五春金承恩引程以身故被燬且經該縣詳明在案姑免深究卽七秋胡周華等五百二十五引據縣冊開稱已繳若八秋則陳明等七百五十引十程暨九春胡周華等六百引八程俱未繳也雖該縣崇山峻嶺與台所遙隔轉運爲艱非邊海產鹽可比卽無影射等弊課程之謂何而可遲之又久哉各杖示儆良不爲枉未

繳引程相應嚴行縣勒限追繳

本縣一件爲憲究侵盜事

發邑

審得曹彥龍經收七年分南米以鄭惠葉應瑞等鄉愚可欺詭言印單未發先給私收竟至中飽今十八石之糧掛欠豈可令完納者重行賠補耶合於彥龍名下追完併杖示懲鄭惠等既有收單應免擬

聽草卷五終

棘聽草卷六

獻詞

產業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分守道奉撫院一件爲亟勦叛抄事

審得王叔美買張汝榮之田也並不細察來歷詢問有無寫明坵畝而竟成交易此其事鹵莽特甚推其心則以張姓之膏腴密邇契券入手可以蠶食境上耳夫汝榮雖側身黷序實不爲士類所齒且家業蕩盡視骨肉如仇讎人盡知之顧安得有

立錐之產尺寸之土可以供其契賣者乎所謂前一契七石九斗者雖將銀利併火腿算成百兩之數實係其父張伯用之贍田又一契寫田六石得價六十兩併田亦無之雖汝榮巧於變幻蜃樓不識叔美輒何以信說鬼夢也乃指一紙未明之券而東南其畝不論是否盡可指爲應管之田率衆搶割一之未饜甚且至再至三強橫之形卽本族保正王用登等亦不能諱其爲搶况當日武典史勘明呈報在案乎此張星之所由控憲激鳴也乃

欲借太陽嶺打奪之說以圖抵飾誰其信之總之前後寫田二契交易原未分明不得以父之贍田弟之別產妄指管業遂其奸計王叔美所付之價以至原中朱用交未付火腿銀兩應着汝榮清楚以還叔美汝榮虛幻已極應杖示懲朱用交王叔志王惟圓旣係原中何以授受不明致啓此訟相應竝杖叔美屢行肆搶法所難寬本應重擬念藉口執契有因姑從重杖示儆至於所搶豆穀等物據供纍纍實駭視聽但亦難確定其實在數目量

東野草
從追給助惡王尙彩王尙拱王尙持王一鑑等均
應竝擬

分守道奉撫院一件爲違 旨減憲事

審得江尙廉雖祖籍徽州實久居東邑先是其族
有江汝新同父江時化於崇禎二年間得價十二
兩賣樓屋共二間半與葉茂芹崇禎八年又找價
三兩崇禎十五年汝新又將前屋重賣於韋姓而
葉爭之衆復勸葉幫銀五兩贖出韋姓原契竝無
回贖字樣此江汝新之賣於葉茂芹者絕無不明

惟是葉茂祚之父葉唯純於崇禎十四年間將已
屋店樓內樓共四間并門樓天井等項賣於杜文
价契內開載不拘年月取贖此文价雖分爲三房
管業而不能禁茂祚之不贖也今三房者杜時生
已聽其贖惟爾華將分管之屋轉賣與江尙廉而
杜爾實亦以爾華之故不聽葉贖此茂祚之所由
控縣孰知尙廉之多其變幻乎所以然者蓋尙廉
巧將汝新久賣與葉茂芹之屋詭稱已所共有而
指葉以債務逼契管業尙廉則回籍病羈故今始

控縣不過藉爲抵賴欲以汝新契賣分明之屋令
茂芹一旦拱手而還之此茂芹之不甘赴上激鳴
有自來哉尙廉真可謂刁險譎詐之尤也問尙廉
之回籍自稱順治三年而汝新之賣屋則在崇禎
二年夫旣知共有之產爲葉債逼何不早鳴於立
契之時且找價重賣幫銀取還種種墨跡俱在十
餘年以前當日誰緘其口而不言況杜文价徐文
李唯春共證其向在東陽竝無回籍病羈之事固
不得借汝新旣賣之屋爲已有又不得勒茂芹可

贖之房爲難贖亦甚明也茂芹之房應仍管業茂
祚之房應仍取贖尙廉刁譎已甚杖復何辭茂芹
雖中懷有激鳴不擇音而所控情節多屬虛誕亦
不能免於竝杖杜爾華懼不赴質另行提究
分守道奉撫院一件爲豪蠹吞屠事

審得盧光紹盧瑞兩相訐告也事特起於陳宜人
之賣田耳陳係光紹祖母將田五石零得價二百
兩賣於盧瑞光紹與其叔盧懋思各得其半旣經
立議交易自不容有悔心懋思一半已收奈何光

紹與其叔相左將銀百兩復還盧瑞退田則非情
矣然其直在瑞何難執理以折其心乃借言樓房
掩向率族衆爲鳴鼓之攻計則左也光紹亦得以
元寶鑿字之虛詞互相控縣彼此抗延不審且紛
紛投詞院道各憲但退價於賣田之後光紹此舉
何其悖謬在瑞田價旣收至今竟不承認其昧心
殊不可解至若蓋房掩秀衆詞誠爲激切然究論
之方伯買基歷四十餘年之久懋登起造又在十
四年以前三峯當戶非今日始知使其果有礙於

青島家言何爲今日始行告理又何爲今日因田
價而始行告理此屋之應仍舊貫又何待言說光
紹祖母陳氏告稱餽銀一百五十兩卽指前退還
銀一百兩而言胡洪佐許時之皆該縣經承據盧
士美供曾各付銀三十兩所稱擄財驚斃霎時罄
折多非真情彼髦而荒者固鳴不擇音何爲光紹
所開滿紙款單亦屬追影之談而盧瑞所告殺搶
祀資復涉飄風之事各逞黎丘真不能爲兩造定
軒輊也總之兩皆幼年諸生少不更事一則撫風

影以快其告發一則假公議以便其私謀族中復多叅差互異之人各相左袒相爾矛矣陰者挑之兩生其何以得寧靜乎情各未協法則一般竝杖不枉問誰爲撥置光紹之人則盧文如問誰爲導唆盧瑞之人則盧玉成允竝杖其受贓之胡洪佐許時之均杖追給房屋相應如舊光紹所退田價瑞應給還以管前田

覆審得盧光紹釁起於退田而盧瑞借攻於掩向紛紛告訐總以勝心各不相下初逞計及其詞之

不根事之無據乎第盧瑞款跡纍纍致奉憲駁曷敢不盡法細行研鞫以仰副憲臺慎獄之意重加推訊實屬風影無異前招顧其列款重大所指非強盜卽人命非殺母卽占妻此何等事非求其證據鑿然安敢輕爲文致哉兩造俱少年諸生聽人撥置更其中多好事構釁之人載鬼射沙各相誣詆原未嘗計及虛實耳職從來不敢淡文亦不敢輕縱夙夜凜凜自難逃於洞鑒仍照原擬惟解憲親審庶幾虛實分明而葛藤自斬矣

撫院一件爲勢逆慘屠事

審得方逢第乃方逢春從堂兄弟也逢第向走京師素行無賴因逢春祖方六三父方惟佐在藁城開舖圖詐無由於是串同東陽之蔣南橋領一東人指稱逢第有茶銀數百兩寄方惟佐舖中而勒其銀百兩田三石四斗田雖在南已逼契寫爲業後方六三被拏訛之故憂心以死皆出之北來鄉信今其書具在取而閱之憤鬱之詞滿紙此逢春之所以仰天椎心而不能忘情也去歲逢第得授

溫州南界場官至杭州時聞逢春欲行上告屬其父方廿九回金華以和議緩之彼則兼程抵任矣廿九乃同家長議處願還前銀并歸前田而文契猶在第手銀亦託諸空言此控所自來也然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廿九亦死無從細鞫雖紙上之信逼詐情真而被告方惟佐尙客藁城蔣南橋亦在溫州卽一二證佐皆係南人未悉北方事今逢第父死竟不奔喪旣係職官未奉憲批不便拘集對理相應詳明

按院一件爲典殛事

審得黃世寶先買方雙桂屋三間暨方國寶屋三間與國寶比廬而居世寶見國寶之妻傅氏顧而樂之狂夫瞿瞿逗漏春光有日矣於是國寶惡綏狐之在側鳴諸族衆執而馘其耳以姦被逐固世寶自貽之戚也但向所居之房實其契買奈何國寶貪爲已有復倒提先今年月將四間賣於方子善爲業而子善明知其情儼然售之則又何也世寶之控所由來哉國寶亦因之以控臬司不過藉

姦爲口實耳夫姦之不可以踞屋而屋之不足以贖姦二者原不相蒙世寶之蝶鬧蜂狂固屬非理國寶之鵲巢鳩占亦大不情竝應杖做唆詞之方守範方日旻及知情故買之方子善難免竝杖抑有說焉前屋雖在世寶旣爲姦敗衆所不容亦何顏再往居住在子善所售四間俱用價買應着國寶將所得前價備還世寶現存二間仍給本主管業應得其平矣餘免擬

按院一件爲劫財屠命事

審得生員陳萬年於九年間將田十石地七石立契議價三百四十兩賣與王信甫而信甫之兄王鯤久客京師言定於鯤處兌還及萬年一入都門鯤隨將前銀還訖則此一券可謂清楚矣惟是萬年在京憑中楊升之言家中另有田十石又立一券再寫與王鯤付價二百兩契內載有當時收足不另立收之語而王鯤適因李維新南回之便託爲書郵緘其書契寄歸囑維新語信甫過糧管業孰知萬年自賣前田之後別無所云十石之田此

以虛契而受實價不問可知奈何反以拏訛逼寫居然上控今細質之原中楊升之言當日明中赤券竝非逼詐而鯤止付二十兩尙欠一百八十兩雖然升之與萬年同自京回倘交易未清則契已入人手豈有不與王鯤算結明白之理卽不然亦當令其作書於信甫明言完欠之故乃默默言旋尙云有欠則升之似與萬年一路風帆其言爲不足信但都門相隔甚遠今信甫已着人入都細詢兄銀始末後收田價合無俟的音到日於萬年名

下追給然虛誣已著杖不爲枉原中升之亦應竝杖

臬司一件爲黑戮大冤事

審得邵一璋之祖邵成金乃倪士偉等先世蒼頭也自建庵爲焚修地原非倪產後璋父亦死母盛氏嫁趙惟德爲妻璋瑩瑩孤立而倪承縉等逐去住僧雲谷其意可知向者空庵無人經磬塵封惟德爲璋繼父收其器物而去亦未大悖於理僧人聞音之呈控捕役汪美滕廿二之擒拏得毋有所

授意於其間乎倪固多士濟濟且以主僕之分臨一孤雛精舍數椽何求不得但非其有而取之不可得也今卽以丸泥封之猶恐不能保他日之秦併相應另召賢僧居住倪邵均業奉爲香火汪美滕廿二已經痛懲餘免擬

臬司一件爲蠹國抄佔事

審得張六吉乃張文佃之子寂源寂繼係法隆寺僧其本姓皆張也究其起訟之初不過因寺田四畝七分耳原於萬曆十五年間寺因修塔費用得

價一十八兩經官給帖賣與張姓至崇禎十年大造清田歸寺其後住持僧寂德又將前田仍照原價復盜賣於六吉父張文佃今所以爭告者在二僧謂寺田之宜歸寺而六吉則謂萬曆年間給有官帖爲據本以田土結訟此皆事之小者奈何六吉遂以僞劄誣之哉前者謂此劄出於張文明之手今細審文明並非寂源親叔堅不肯認原劄之由來祇云寂源等於上年六月初二夜半持至其家彼卽投明於張文佃夫僞劄所關匪細寂源何

爲忽然而送於文明家誠不可信卽言投明又何不投於通都地保而偏投於因田結訟之張文佃耶再訊之劉繼仁傳璘煥供寂源原名張伯輕而非伯慶則一字之訛已失千里況僞劄種種疑情憲臺洞察如犀燃而燭照乎總之金屬多事之餘此等僞劄多難深論據張應進言必係兵營中所拾來者此一語真足破千古之疑而劄所從來俱不必究第六吉持此誣人而駱圖黃永悉屬鬼名青青子衿何其善賦子虛乎姑從杖屨問誰爲附

和發此難端則張文明誠不能追於竝杖但前田六吉原有價買今賣田寂德旣逃相應提本僧至日將原價追還六吉而原田歸寺可也

臬司一件爲殺叔籍典事

審得黃家振與黃一堂同祖再從兄弟也家振於上年二月廿三夜葬父於祖山雖云向有遺囑卜牛眠以安魂魄固屬孝思然當籌及於通族所利而逼近祖穴以致衆相爭撓實家振啓其釁端也黃朝禮乃一堂親叔於是年六月廿七日身故則

與阻葬之事畧不相蒙而謂砲傷肋斷致其死命不情甚矣况併將看風水之張汝行亦牽告哉今家振已憑衆議旣不願於此造墳然起禍之階法不可追一堂亦供叔病故則朝禮檢屍可免但誣詞之控罪安可原竝杖示懲

臬司一件爲鑲蠹屠民事

審得劉伯祥乃俞文澄內姪也其父劉惟願其伯劉惟有存日與文澄合買田莊一處共田四十石坐落樓下喻地方一契價銀六百七十五兩又一

契價銀二百十五兩原係三股均受之產後惟願因借文澄銀一百八十兩未楚劉將前田與俞割爲二股矣迨後二劉共將名下田莊一股得價四百兩盡并於俞立有收付於是有田疇非前度劉郎可過而再問也况桑滄且變事在二十年以前哉伯祚於順治五年間京邸初歸假若不知將前田二十石得價二百兩賣與黃克志致文澄控道已經前府斷令文澄仍管前田杖伯祚而將原價給還克志亦足以折其心何復有此控耶况田

以文契爲憑以中見爲據去歲府審時伯祚之親母舅樓應謨係原中可質亦不能徇情左袒今應謨雖死不知當日之原中張君範固在也據君範供原田四十石初時一契在文澄手一契在惟有手一田畝細數在惟願手及退田歸併則俱入於文澄收藏今伯祚所執何據而呶呶不已且告沈廷選也若以府審果冤夫強其出銀二百與克志奪田二十石與文澄此誠足以仰天椎心豈不能據事直書奈何舍其本情而旁引曲喻牽及事外

之廷選哉關說勒銀卽伯祚亦自供爲子虛而俞任瑚竝稱其烏有固不能爲伯祚寬也本應重懲念其鄉愚姑從杖儆田仍歸文澄管業餘免擬分守道一件爲姦弑奇寃事

審得王宗禎乃王氏堂弟而王氏卽陳氏繼姑申時宜係陳氏親男申雲章又時宜之堂叔祖也王氏嫁申門無所出家業皆媳陳氏經理以致控府斷姑掌管宗禎因爲王氏取田二十石併衣皿移回此一事也初陳氏新寡宗禎代李維鄂爲蹇修

求親不允又致控府後雖議和親族盈庭各項使費陳氏實去銀一百二十兩此又一事也復因扞葬宗禎聲言王姓有牛眠佳地可出公侯須得價三百金雖有此言彼無山而此亦無價此又一事也申用志拚申時宜松木一片宗禎因欲助官修橋王六八五出爲調停得銀五兩寢事此又一事也王族有祀田每歲輪流當祭而卽取備於田租雖有羨餘皆主祭者所得八年春應王臣三十四王崇四九輪值宗禎欲創修祠之舉不許收租入

已此又一事也職此之故以致控憲者紛紛然王氏復以申裕八十一申芳七十六等告於守憲者蓋裕八十一卽其叔祖申雲章芳七十六卽前拊木之申用志宗禎心實銜之雖王氏出詞而運籌帷幄者非宗禎其誰藉中冓之穢談以污帷薄增宣淫之詩句用辱閨房此豈婦姑勃礫之細故而忍暴揚通衢如是非夫人之教唆不及此一紙情書從何查覓二更入臥盡屬虛談王氏何耄而荒儼如傀儡當場任人提挈也今王氏與時宜祖母

稚孫悔過家庭不願終訟但所取前田等物應歸王氏贍養仍聽時宜管理陳氏雖費前銀念非宗禎入已姑置勿論申用志所付王六八五銀五兩卽於本人名下追給王臣三十四輪祀一案已剖明無說其列款證佐俱不對簿無容湊求俱援宥免擬

守巡兩道一件爲投獻屠良事

審得翁智二先於順治三年間將田一石三斗典與王如春得價二十兩本年因大兵破城智二之

母妻被俘於八月間復將前田賣與邵五九八得價二十六兩方得贖歸則此患難相濟骨肉獲全不可謂非邵五九八之德也蓋智二向來兩處輪租王之與邵俱不復知其中有重行典賣之故今以交易之先後論之王典在前此田之應歸於王者固其宜也但邵買田時心存於濟翁之急難非樂有其田疇不然當兵燹搶攘之餘孰肯慨然出其篋中之金汲汲於求田問舍哉以目今田價揆之相應着智二增銀八兩還邵贖回前田仍行杖

儆在邵五九八雖係明買不知有重典情弊上鳴固當乃指稱抄家一詞五十金一詞三十金俱屬子虛亦應竝擬王宦審無投獻之事應免議

分守道一件爲違 旨減法事

審得葉德遇葉德選係葉德進之親屬昆弟此上葉也葉應鶚乃下葉名雖一葉實有上下之分及德進解省脫逃贓銀未完前府故欲估其家產着親屬追賠之議是以德遇德選報殷戶葉應鶚有常祠銀四百兩方欲行問而應鶚卽已具控夫孽

由自作於人何尤今本犯反飄然遠舉坐令事外之人受亡猿之慘有是理哉查德進現有已產樓房一所變價四百兩已經追完應鶚相應豁免德遇德選波他人以圖卸已各杖何詞

分守道一件爲憲磔慘冤事

審得陳廷與陳三近同居一院其西側廂屋三間係廷祖房然其先已賣與陳大省而大省復賣於三近之父歷有年矣今廷一旦起而斷其出路夫旣不得其門而入誰能出不由戶此近之子陳邦

廉激而鳴縣也然當日三近在杭省未歸該縣竝未遽出火票後憑族長公議出價五兩與衆人立契允其另造臺門而牆外橫街同作路逕約中開載最明其族之長幼列名具在陳廷此控何其蛇足杖懲不枉但廷興此訟端言造門實便三近宗屬繁多染指未均姑再補價五兩與族人今而後可相忘於無言矣

分守道一件爲屠儒事

審得蔣汝仁蔣尙舜蔣德怡邈源一本其祖蔣溪

所存遺田十畝均拍分與兩房尙舜係長房之支
汝仁與德怡則次房之支也分房歲祀歷有年矣
今反紛拏未已者何蓋其中有膳田賢田之說不
明而鼠牙雀角之訟頻起據汝仁尙舜之言曰此
田祖撥與二房承管以供祭祀約中所載有勤儉
耕種等語德怡之言曰此田祖撥與賢田凡子孫
入庠卽得承管約中有發憤讀書以無負養賢之
意等語德怡去歲青其矜故欲起而有之孰知前
田已爲汝仁尙舜於七年十二月內憑中受價賣

與明經張燧爲業矣但兩造之爭辯無憑而祖遺
之墨券可據今約中止言力耕不言勤讀想遺田
者深知硯田筆耒自獲膏腴必不事田舍翁多收
數石麥耳德怡今日之爭恐非乃祖之深意矣若
汝仁尙舜其先人之田遺以奉祀世守未嘗訓以
售人何竟爾墜廢使春薦秋嘗闕焉不享是則可
杖以慰祖氏之恫乎
分守道一件爲汚吏事

審得陳元德原名林有道乃陳阿童繼子也阿童

夫陳唯信隨母嫁於鄭四十三家因爲鄭姓義子則陳之與鄭固已判然不侔矣彼四十三者自有親子鄭如琦娶媳潘氏生一女一子女已及笄適童應程之子童日奇爲婦子名鄭世華年方三歲父已物故瑩瑩孤兒最可哀也潘氏旣孀再醮於陳惟義不得攜世華偕往孤子無依當日有家長鄭祠常立約託養於其親姊童日奇之家世華之不卽於失所者賴有此耳其田地牛產等項開載甚明俟世華長成管業於理允協何物元德以螺

羸之非類眈眈垂涎於耕牛而聳阿童爲此不經之控哉所控陳希訓扳賊之說全虛蓋童應程係縣刑房乃經承希訓之事者故假此爲題耳杖坐元德良不爲枉硬證王禮之曉曉左袒同惡相濟耶有囑使然耶竝杖何說
分守道一件爲冒憲究斬事

審得方朝瑞方永二父子乃汪成進里長保家也成進係本道健步存日繼章士林之弟爲子名曰汪鳴鳳成進於九年冬物故尙存親子汪三福竝

鳴鳳俱託其舅朱廷瑞爲彼經管遺囑可憑無何
三福亦殤鳴鳳又幼次妻高氏轉適於劉伯亮而
江時通等亦本道健步念成進當日共事之情憐
其弱息無依故赴金華縣代爲告照使其族伯汪
七八管理待其成立付之此舉固不失爲厚道孰
意汪七八閭懦外人因之以生事端而方朝瑞父
子卽藉口拖欠歷年錢糧爲題使里長汪三七出
名告縣於是乎成進所遺之產遂有灰滅烟銷之
意如退田於裴敬泉而得其價銀十八兩贖屋於

徐方九而得其價銀一兩找房於劉德源而得其
找價銀十三兩二錢或爲追薦之費或爲糊口之
需或藉以爲完糧或用以輸贖醵花銷殆盡皆由
於保家乘成進之死虎視孤產不盡不止也尤可
異者鳴鳳所存田一石五斗新屋八間此孤兒之
所託命也內原當於姜廿八得銀十三兩五錢據
朱廷瑞供此田屋可值紋銀百兩因方朝瑞先勒
票十兩作抵還里役之費故樂其速售復構同蔡
應選爲中轉賣與李孝廉遂得實價十兩除姜廿

八當價十三兩五錢應得之外蔡應選乃投誠僞官彼何爲者亦從中得銀八兩又戚尙賓卽戚光國借稱爲田之原主得價十兩章士林代汪鳴鳳收銀十兩此皆李孝廉所付及問汪七八祇得銀三兩耳傷哉孤也不幾同瓜剖而豆分乎彼時汪七八實不欲賣而方朝瑞戚尙賓蔡應選強之不巳乃至折其門牙七八於此可謂孱柔不振極矣當章士林代爲收銀十兩之時言卽欲具控憲臺方朝瑞等衆耳共聞雖非切已而鳴鳳實其弟況

事屬不平宜其有此鳴哉然曷爲而告江時通也據士林以爲時通之告照使汪七十二管理不能保其有始有終夫時通則何能保其始終也况變田我價時通畧無染指乎相應免擬其方朝瑞戚尙賓蔡應選所得前銀俱應追出並給汪鳴鳳收領此三人者喪心害理與助惡之方永二捏告之汪三七並杖爲寬所餘未完田價仍着李孝廉照契給付鳴鳳可也在職抑有說焉鳴鳳年幼旣不能自立與士林雖有骨肉之親然不得干預汪姓之

東野草 卷六
事且以具控而遂聽其經理迹涉於私汪七八懨懨如泉下人若舊貫可仍則前車當鑒也無已則有朱廷瑞者查閱汪成進遺囑有付託之語既不失亡者初心似堪撫孤但當持一片公道心胸全其終始耳此外尚有陶明卿所典汪成進房屋原屬未絕之產應聽鳴鳳回贖成進所遺頂首半名併應請明以免日後吞併之患庶鳴鳳有此可以資身可以婚配也
分守道一件爲屠門異慘事

審得葉有光先充庫吏騙詐要其熟技今耄且貧更無賴矣因生員葉雲仍父葉五九於崇禎年間買本圖四甲葉進甲戶內田十四畝五分久經過割明白有光憑空忽言五九所買前田之內尙有一號未經開明係三千八百八十三號土名木杓坵者向代賠糧控縣以圖索詐五九雖有子青杓而雲仍負笈武林彼以衰年畏事之夫顧冊書鄭百二問之果以一號未開爲對五九遂付中見人葉三十二銀四兩稻二挑轉付有光以寢其事今

雲仍歸來分理前事有光乃二甲向賣田之葉進甲乃四甲細查四甲二甲流水坵畝並無木杓坵之號而四甲二甲若風馬牛之不及況進甲斷不肯以既賣之田遺不盡開之坵號而俟有光代爲清理也明矣今冊書鄭百二亦供冊內原無此號豈非無端飄詐哉但當日五九之付銀者全憑百二之言是信今日之言是則前日之言非也扶同之咎又將安歸有光百二良宐竝杖所得銀稻從有光名下追給

分守道一件爲屠抄事

審得徐悅順乃諸生徐鎰姪也鎰因妻無子娶楊氏爲小星已育一女有姪徐浹罔顧墻茨之譏亂其帷薄復逞毒拳之飽血濺衣襟隨以遠遁致鎰控縣具詳照提未結此鎰之所爲傷心於骨肉也及得病垂危有同學呂日昌田一泰素與鎰相友善故以五歲之女許日昌爲媳而預送之以衣環現撥之以奩田舉妾楊氏付之一泰使其善侍田生撫養遺女俟長成嫁之竝將遺產處分已畢哀

哀遺囑皆其手書當是時鎰豈不知有姪在顧其平昔獸行亂彼人倫故臨訣之頃綠衣在側黃口在抱寧付託於友生而他不可問者抑何慷慨之甚怨憤之深乎及今閱其零星剩墨殘書恍若風雨暗牕不堪多讀者矣若之何悅順至今尙復呶呶欲爲立繼而垂涎其產也夫鎰之不欲繼旣已決之於生前安能強之於泉下徐鎰之產徐鎰得而主之若悅順者可絕此覬覦之心矣况架詞屠抄妄稱險藥刺謬已極杖不爲枉其徐浹一案仍

聽該縣照提另結

分守道一件爲勢佔吞孤等事

審得生員趙世對之父價買章瑞父之田四畝係歲字八百八十六號問其兩姓交易皆萬曆年間事田則趙管而糧仍章納果爾悖情之事無踰此者及究其所以然則有故存焉矣今取世對當日文契細驗內有一應號數俱經收明之語則何以復有章瑞此控孰知瑞父當年開號付趙以歲字三百二十號並歲字三百二十七號錯將祀田號

數開付過割以致前田之號仍存章瑞戶內也今瑞爲此鳴者不過借言賠租冀欲清楚以杜日後之累耳應將號數改正輸糧但世對管業有年不卽查明以致呈告不能免於薄罰

分守道一件爲僞屠事

審得張一敏父張汝篤於萬曆年間將田八石四斗契賣與張德霖父張尙詔爲業則物換星移久成往事矣天啓二年大造收糧過戶當日汝篤曾勒寫議約一紙內有老鷹塘田三石一斗不拘年

月遠近取贖原非全聽其回贖也今三石一斗旣遵前議回贖訖於議外又贖過八斗已踰得隴之望奈之何復圖全贖耶在一敏嘵嘵不已而先控縣者惟將議約爲據細閱前約則旁註亦許取贖之句噫烏可欺也夫交易總屬一主計田又是一處如其許贖何不一筆直書又安用旁註爲哉況字跡大不相同惟其蛇足之綴添所以畫虎之不類欲藉此爲強贖張本種種糾纏人尙復可置業乎及面加剖析卽一敏亦無以置辯而張尙佐乃

代以找價請此其真情畢露也惟是心欲找價而先立意於贖田既言贖田而復詭謀於註契俱不能爲一敏寬者此也應杖示儆詞內張尙輿尙大係其兄弟周應誥係其親屬故併及之應免擬前田仍令德霖管業

分守道一件爲佔殺屠儒事

審得毛國俊乃義烏縣書役用價十六兩典吳周美吳州來樓房一所後吳州來拍其應得之半絕賣與國俊今周美照原價取贖前房在國俊亦無

不允之意祇因內有修理欲求多於原價之外何遂至於相爭相毆甚而將周美傷睛出血乎此學捕之申詳本生之控告所由來也國俊不自悔艾亦遂上告無以抵飾牽及原中之吳聖儒而誣爲踢妻架稱雙命種種虛妄亦足以明其辭之窮矣但前屋今據衆議實頗加修葺應於原價之外補修理銀一兩着周美回贖其州來一半雖係另賣然與周美實共一區不若並使周美回贖以杜爭端今國俊雖甘心聽其並贖然以衙役而毆及士

子豈可爲訓杖不蔽辜再請加責黃思珮係原中
餘各無干俱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親殛違減事

審得徐紹興向從事於白寇索寶巖寺僧徐元址
之餉此舊事也寶巖寺者乃宋時馬官所建置田
飯僧其墓卽在寺傍松楸鬱葱責僧世守則此清
淨焚修之地非左道之可以混樵也紹興自投誠
歸田復倡皈依茹齋之教往來寺間以致僧人控
縣冀免目前混擾之累抑所以報疇昔索餉之愆

該縣責而懲之紹興銜恨於心然圖彎弓以報無
由也於是唆馬常告徐元址於武義縣紹興父徐
景七作證已經審結再唆控憲夫馬常所控者蓋
指寶巖寺傍之墓爲祖隴被僧殘毀故也今查馬
氏子若孫有自然夏麗二派向住東陽距寺墳二
百里歷年拜掃收寺租以供祭祀卽馬承祖馬思
傑馬光卿等是相傳舊冊歷歷猶存其爲嫡裔無
疑馬常相距寺墳百有餘里乃永康安田之馬向
來祭掃收租皆不得與其非正派明甚何呶呶不

已耶卽所控毀碑盜葬馬承祖等供無此事夫人
未有不愛其祖墓而反左袒於寺僧者益知馬
常欣然聽紹興之唆而有此鳴特欲冒其宗爲將
來管墳之階耳故承祖等辯其真僞不得不力也
馬常紹興相應竝杖而於寺僧元址亦不能無議
焉縣勘伐木亦真雖藉爲修寺之用但喬松古栢
蔭庇攸關而擅乃摧敗甚非當日建寺守塋之意
也併杖示儆

分守道一件爲抄劫大變事

審得杜七十一之與杜明衍同惡相濟也因賈正
倫死遂私拍其所佃之田輒行耕種且慶登場矣
不思物各有主此田實係姜淵之業既不認明於
前又不償租於後而悠悠視之等於無主有是理
乎及淵歸而收其在田之穀九石我有田疇獲其
遺穗誰曰不可復率衆肆奪抑非情矣今明衍雖
死合於杜七十一名下追租九石以還姜淵與杜
光岳杜九十二錢百三竝杖允宐

分守道一件爲拊詐事

審得施得二乃施茂登之從堂兄茂登充府庫書妻蔣氏無子妾吳氏生子全榮蔣氏因已無出之故將親妹小蔣氏又與茂登爲妾生子全齡旣而茂登物故瑩瑩孤寡勢不得不藉照理之人雖得二於屬稍疏然施姓亦別無親屬故衆議令全榮全齡兄弟二人各出田一石資養得二之家使其幫管於誼不爲不厚孰意得二竟將施全榮田一石二斗盜賣於鮑惠性得銀十五兩則甚非情理所安也今衆議盜賣之田在得二必不能出價回

贖仍令全榮兄弟備銀贖回管業此蔣氏籠詐之說所由來哉而詞稱飛空造謗者究其事非無因小蔣氏所生子全齡甫七歲上年攜兒避痘於表親樓六七家月餘後復引至同居其間不遠瓜李之嫌情實有之在二蔣氏以姊妹相親未免以吳氏視同外人此其所由不和而吳氏爰處於外也當有親姑龔氏議將所遺之產從公均析大蔣氏得田十石以供生膳死祭之用餘則全榮全齡均分出自親鄰公議撥約現存旣分之後似不能強

之復合着遵姑命各照單管業至若施得二老且貧矣今雖無庸其照理姑如衆議仍將前田二石資其膳養俾死後復歸全榮兄弟所以恤得二之貧者卽所以安二孤之產也然盜賣啓爭應從杖做樓六七入寡婦之門而不自別嫌應從杖逐而今而後過施門而不入施室人不憾焉者其唯樓六七乎二蔣氏者亦宜堅心守孤勿渝水霜以來物議吳氏亦宜念及大婦勿因前隙而終參商可也潘亞壽原係施茂登之義男今已在外自居或

平時出言不讓無故主之恩則有之審無籠詐情節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憲斬事

審得智者寺僧道化於順治四年有張協鎮出銀二十兩轉買張明肇之山一片布施於寺當時以兵官之勢臨之交易之間其非輸情可知問之中見商正賜則亦係張弁喚去寫契者言彼時明肇不敢不領宜其至今嘵嘵不已夫道化長齋繡佛飄然瓢笠原本於四大皆空何復不能解脫猶畱

連一片青山長此爭訟况又因張協鎮當日以武健作佛事哉今再議找價四十兩則前後共得銀六十兩不爲虧少姑擬道化一杖以作棒喝山仍聽其管業可耳

兵巡道一件爲天討事

審得陳卿應募標兵事多悖肆矚周士選伯母諸氏老寡而淫乃垂涎遺產挑白頭文君重諧伉儷其田產盡爲緣綺之攜矣復命前夫之子周士林代卿出差江右以致客死異鄉嗟乎憐新婚之如

弟而忍予季於不還何三少之雞皮而發楊華於枯樹雖然謂非陳卿之引誘不及此而周士選安能默默處此乎諸氏改絃再醮義絕於周所有田十四畝屋二間俱退還士選管業諸氏再不許覬覦其間若陳卿者貪癡而娶老婦自不能免於一杖矣

兵巡道一件爲枉冤事

審得戚楊葬祖母於盧光心之祖隴原不過因此山賣主盧思顯者已經倡亂伏誅而可以捏僞契

乘機鑿葬也不思字跡謬異反覆細驗既覘其虛而該學之申該縣之審上及憲臺之批可謂深切著明雖善爲狡辯者亦不能措喙矣楊尙嘒嘒有此詞者誠念已葬之祖母不忍復遷故也因兩造俱係諸生再行該學勘明復據地保陳仲仁山鄰虞吉慶供戚楊所葬之地實係盧家界內之山今光心已許其葬且金教官爲之處明相應免其改遷具有息詞已各安無言惟是戚楊雖情迫於祖棺之既葬而詞架以殺兄之虛情反而詰之無乃

大過念其子矜罰穀示儆

覆審得戚楊葬祖母於盧光心之山致速其訟糾纏互訐有日矣惟是戚楊不忍遷入土之棺而光心聽公剖之議已允其葬具悉前詳伏蒙憲批誠以既葬有主之山理應得價此真惟明惟允持至公之論輸兩造之心以斷事後之葛藤而成今日之定案第光心以楊所葬之處實在祖隴之前誠恐一經受價遂成交易使將來大其封築孰能禦之故情願不受山價免其遷棺則楊必知感而無

違心矣自今以往戚揚葬地不封不樹不得別有經營既定爰書永成山案揚仍薄罰示儆兩情各已輸服

兵巡道一件爲憲斬事

審得樓鳳儀乃樓拱台族姪黃仲禎乃拱台內弟也論其親情族誼以田土交易必無相欺之理孰知其先以樓澤七十之名受仲禎之價賣與十石而繼在京師復受鳳儀之銀賣與二十石若是乎其田之多及細覈東南其畝今現在者僅十石耳

竄兩家共爲契買之產因鳳儀之築場遂速此訟也但契則兩立價亦兩收孰肯多讓致此紛爭咎在賣主今拱台物故旣不能責其價而鳴其罪惟有校銀數之多寡將此十石之田樓六黃四均剖允得其平然亦不能不歸咎於彼此交易之模稜而成今日事後之糾結也各杖示儆前所刈穀卽斷與鳳儀爲租餘免擬府送一件爲恩雪黑冤事

審得陳仲儒親兄陳公已昔充僞總兵於丙戌年

持金二錠向金漢縉指稱換銀助餉不過借爲詐
端耳漢縉不得已出銀六十兩併田二石當是時
兵戈搶攘幾無天日其銀隨爲衆人分訖今亦無
從一一而究之獨是前田二石現爲仲儒耕種夫
此何等田也而能踞之爲世業乎况先已願退一
石一斗所餘九斗自應全還仲儒不卽爲汶陽之
歸而猶圖伯氏之獲是何心哉逢宥援免田卽給
主
兵巡道一件爲勢佔事

看得章士奇故廬爲鎮標把總敖正江棲託久假
不歸在彼肯構肯堂反爲他人爰居爰處而使之
風雨不蔽入我戶庭豈人情乎宜其與雀角之詞
而訴鳩居之憤也今奉行查現已遷出給還本主
士奇仰藉憲臺之威靈得以尙寧爾止幸矣其按
院批發民房一案俯容清理再報

分守道一件爲劫殺事

攝郡

審得黃良新之以劫殺告寔起於爭墳小隙耳初
黃楊二姓共買墳山一片土名應家墓腳歷來合

葬上年九月內黃良新亦欲葬母於中有楊常卽楊禹回者以其有礙先塋而阻之後雖就葬於楊姓祖塚之側未幾楊常卽以犯煞傷命告縣其親兄黃良全業已立約認將寄殯母棺於清明時遷去今良新之輒圖誣控波及於黃良里兄弟者何也蓋良里有父葬於此山正穴楊常不容分一抔於墓門不得不轉疑良里之唆使矣鏡花之詞易駕而山鬼之技終窮按律坐誣似不爲過念其愚民請從寬政擬杖示懲社保張懷升扶同左袒併

杖不枉良新母棺旣經議遷勒令別葬以杜訟端本府一件爲憲救屠門事

審得金一斌先買張姓賣出之田以營馬鬣而張汝完有田二斗七升尙在塚旁一斌遂興築薛之謀而起秦并之漸阻其耕種者數年此何理也況久有議約界石宛然已經前縣判明侵彼之疆反行誣控何吏之奸且猾耶今旣欲之當以張田歸金金以別田換張古人以妾換馬亦各從其好耳一斌刁甚杖之

本府一件爲欺孤白佔事

審得吳三一矚徐小苟父亡已久有基路四間乃視藐諸孤自造質契恃有季四八硬証冀得而吞之意謂不能起泉下人復質矣但世豈有父已云亡而契賣反出於後之理耶三一與四八各杖基路仍歸徐姓管業

本府一件爲斬謀佔滅事

審得金氏故夫倪四七乃倪大球嫡姪而倪五六倪七十二同胞兄弟也遺有孤雛四齡在襁金氏

女流田產等物爭欲代爲管業者其中殆有覬心歟今家長公議暫令伯叔代爲料理俟男長成給還立約良是金氏之弟金五十七亦不得侵蝕其中姑與和息立案免供
本府一件爲天討強搶事

審得柳繼貴於上臘初八日盜砍柳伯瑞之木雖山有木工必度之而非是人皆可伐也望而濯濯豈主人所願見哉呈於衙復行肆砍斧柯相尋其存焉者寡矣反以虛詞抵訴狡健已極杖猶爲寬

前木追給

本府一件爲激究匿佔事

審得胡明鸞與胡國祚之父鳴鳳仲懷仲玉共兄弟四房鳳獨在京開當其妻施氏止生一女娶妻周氏生國祚國裕二人後鳴鳳物故鳴鸞送嫂施氏先歸攜資置產彼國裕兄弟雖在燕京此中田疇自非他人所得有也乃因施氏物故鳴鸞仲懷仲玉三房均分管業今國祚旣歸不卽清還是何心耶前田追還一杖不枉

本府一件爲滅門搗巢事

審得季天季方季惟章等因季七九葬妻於園地惑青烏家言以爲礙於風水且值惟章之母葉氏於正月初三日病死竟疑煞犯羣然蜂聚而搶其家毀其屋併將壽棺擡回則器皿等物被搶可知一族之中操戈相向如此是何法紀耶况九七之園與惟章相隔甚遠若言葉氏因其鑿葬而致犯設未葬之先季氏合族豈盡皆老而不死者乎何見之愚而計之拙也雖當日搶擁者實繁有徒試

問誰爲禍首而發難端實始於季天季方二人不能追於竝杖但搶物纍纍人衆搬散不能逐一追還其棺木併現存什物給主收領姑念親屬杖此二兇亦可平九七之憤矣

分守道一件爲勢屠冤命事

攝糧

審得邵智一乃邵禮六親姪也其父禮四病故祔葬於祖塚之旁立議已明原非悖理之舉禮六祇因其葬處稍高數尺謂非原議之穴因告在縣但不阻於臨穴之頃而告於封鬣之後此該縣所以

責之也夫禮六旣經受責卽何憤不可消釋顧挺然興此詞乎在智一旣爲猶子使情理皆真猶當原其長幼之節况碎棺殺母盡虛詞哉凡事之得於已者不宜武健以自愉快杖智一政以爲犯上者戒

分守道一件爲激憲除害事

審得生員朱倬欲以族內朱津一四派下之塘倡爲作養賢才之議許諸生種魚以資膏火名爲賢塘此其議誠善要須合族之公產或出於本人之

樂從則可今朱宗憲乃朱津一四之嫡派竝無生
員閱其議約復無朱津一四派下花押其與此議
者特未免懷他人之慨此宗憲之所由不甘也况
控縣而朱倬復謬指其盜朱八狗之物以壓制乎
今審八狗雖與宗憲有口角之嫌實無竊取之事
此誠不能爲倬解夫人之不可指而爲盜猶塘之
不可強而爲賢也倬旣青衿坐昧此義賢者固如
是欺罔乎姑薄罰示儆前塘仍給與津一四派下
管業諸生不許蓄魚議約塗抹附卷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睦理

審得張星纂名士籍青衿爲護身之符結納公門
指詐挾通神之技真敗檢無良之尤也其罪狀已
悉前詳再經憲臺庭讞握犀觀火猶以惡跡甚彰
供吐不悉復蒙駁問安敢不盡法研訊逐熸吞產
等事在徐氏則謂貪婪婦之所有在張星則謂起
帷薄之不修而陳是之所以同居張昊之所以不
娶陳女之所以不嫁乃提其女婿妻黨諸人確問
之陸可文則徐氏婿也云向在陳是家內自上年

七月始至彼家卽其親兄亦言其妹與陳是同居爲醜行而陳是妻黨張戩者言陳女雖許張昊竝未曾聘然其中實有未便合婚者亦以徐氏與陳冒不韙之嫌耳氏雖未免於物議而星猶然姪也叔死骨肉未寒操戈之釁旋起興詞構訟歷年不休爭產見於杭府之訐案而徐氏終以此不返陳是終以此黜革張昊陳女亦未竟其婚姻謂非星之害理忍心所致歟卽烝庶一事徐氏言出亡夫之口研訊無憑固不能起死者而復質昊於崇禎

九年喪父至順治四年始至星家使其離母就兄不過欲其俯仰唯命陽藉撫弟令名而陰踞其產星將何以自解乎至若占王名徵住房拘其子王復起對質取原契查驗用價一百八十兩所買是真不必坐爲詐贓而編審里役松盛一圖指稱造冊紙張與里書劉德昭劉蘭亭共詐四百三十八兩實係三人烹分卽陳二之告吳仲仁者與星商議使然旣曰商議則其烹分可知在陳二應得父物星何爲而攫其半况受吳仲仁子吳天眷餽遺

七月始至彼家卽其親兄亦言其妹與陳是同居爲醜行而陳是妻黨張戢者言陳女雖許張昊竝未曾聘然其中實有未便合婚者亦以徐氏與陳冒不韙之嫌耳氏雖未免於物議而星猶然姪也叔死骨肉未寒操戈之釁旋起興詞構訟歷年不休爭產見於杭府之訐案而徐氏終以此不返陳是終以此黜革張昊陳女亦未竟其婚姻謂非星之害理忍心所致歟卽丞庶一事徐氏言出亡夫之口研訊無憑固不能起死者而復質昊於崇禎

九年喪父至順治四年始至星家使其離母就兄不過欲其俯仰唯命陽藉撫弟令名而陰踞其產星將何以自解乎至若占王名徵住房拘其子王復起對質取原契查驗用價一百八十兩所買是真不必坐爲詐贓而編審里役松盛一圖指稱造冊紙張與里書劉德昭劉蘭亭共詐四百三十八兩實係三人烹分卽陳二之告吳仲仁者與星商議使然旣曰商議則其烹分可知在陳二應得父物星何爲而攫其半况受吳仲仁子吳天眷餽遺

乎餘款與前審無異職初閱原招見其惡跡種種不勝毗裂以爲所讞不逮所聞及對簿細加嚴鞫總之事經憲審秦鏡所彰秋毫難遁除犯應援宥者追贓免擬按以城旦亦足示懲劉德昭劉蘭亭因公科斂均應徒擬贓竝入官何嘉宰陳二等蒙憲審明相應省釋徐氏吞產一款久經結案現在房屋等項應給張昊管業昊與陳女婚嫁雖愆人言宐恤各須另擇良配免標梅之歎而誦耒耜之宐也

杭嚴道奉撫院一件爲憲殛大寇事

審得劉亞齡乃劉又來之父向用價銀三錢買舒邦仁山地四分但此山受價絕賣於舒君榮久矣在邦仁以無賴之貧人何難重賣劉姓開門見山豈不悉其來歷居然有之以爲佳城乎乃於上年二月二十三日舉祖母之棺以封馬鬣而君榮甚爲詫異也拒之不得致告按院已經前任張刑官十月內審結旣葬者不許復起未葬者不得復葬則此二語已成定案奈何亞齡復於十一月二十

七日再舉一棺而葬之哉惟是牛眠之穴未安而鼠牙之訟再起雖所控稍過其實然皆由於亞齡之反覆所致也一杖何詞應仍照前斷已葬者聽之不許再葬永杜爭端可耳

提學道一件爲杓蠹橫抄事

審得生員王調御有長兄王調絃以田三畝五分得價十六兩五錢契賣於柴蓊然爲業其次兄王調玉復將田四畝得價一十四兩亦契賣於蓊然爲業則買者賣者各有其主調御卽欲光服舊業

亦當備價與蓊然取贖乃舍是而向其堂弟柴杼然以歸前田則非計矣杼然號爲儒者不思臨財無苟得之義卽欣然受其十四金輒立收票退還調絃前所賣之田是慷他人之慨與受之間二者均非也蓊然雖心非其事猶恐傷友于之好願憑衆議將王所賣二契聽其取贖殊不失爲厚道奈何調御祇虛立欠約誘其前券未償價銀遂登場納稼將三十石之租取而有之更非情理矣此一控也蓊然亦豈得已哉况田係調絃調玉契賣與

調御原自無干應還其欠票田仍歸翁然管業調御先收租穀併應斷還至於杼然所收之價聽調御自行清楚情理俱爲允協若調御欺壓鄉愚杼然背兄受價不能免於各杖

守巡兩道一件爲剖掠明火劫抄事

婺邑

審得邢五七先年以基屋絕賣與葉培昌向居無異另屋一間賣與邢五十四至順治四年五十四又轉賣與培昌亦無異論也至舊冬培昌改造將美其輪奐而五七以爲可乘機勒索找貼矣勒找

不遂卽有鍋竈磨臼之擔毀互訐在縣已經拘審責懲旣而培昌豎造房屋五七於臘月初二夜率衆拉倒其木植致培昌不甘兩控憲臺今審屋雖未成棟梁已具逞兇摧拉誠屬不堪若罄劫家財衣皿則無其事也至所告結夥多人則係五七親屬同爲扯拉之人非同盜夥但培昌憤甚不免過溢其詞耳邢五七以索貼起釁肆橫無忌擬杖以懲葉培昌詞雖近罔情實有因念係子衿免議提學道一件爲憲究滅祀事

審得生員倪光澤因族有祖遺祀田輪管以供歲祀八年應倪佐六十二當祭而倪御八十則其兄也時逢霜露宜薦蒸嘗乃闕焉不祀此光澤之所由鳴耳後佐六十二飄然他往合族公剖令其親兄御八十補祭是以求息原無他故蓋此生初以祖先固宜饗祭而速訟公庭繼以宗族不忍乖離而諄求寢息詎可與包攬詞訟者同日語哉相應免擬

本縣一件爲懇勅剖估事

審得戴通五卽洪綱巨猾老奸忍心害理因弟媳葉氏避亂女家遂欲乘機吞其產屋葉氏於去年除夕攜男懋齡旋家度歲爲通五者正當分屠蘇於弱姪慰嫠婦於歲寒標而出諸大非情矣維鵲有巢反見嗔於鳩逐空梁落燕乃致歎於塵封致使雛乳孤鴻飄搖風雨不亦悲哉况葉氏產屋給照現存戴應第等確查可據通五蛇足雖增窮辭益見一杖猶寬產屋仍歸葉氏管理若再垂涎則此案具在

本縣一件爲祈天親勦事

審得黃謨向以田八石七斗賣與邵啓明之父雖經過割仍行包佃此名與而實不與也至七八兩年夏取其麥秋又收其禾蓋儼然吾家舊物而邵之租息歸烏有矣雖猶以局磊致辯毋乃視藐諸孤乎但查原契曾載還銀取贖果能完璧當卽歸田逋租之黃謨不可不杖

本縣一件爲吞佔異冤事

審得金五十五兄弟二人與倪四十三有繼父之

稱因母陸氏寡贅倪爲夫原有田三石二斗而倪另自有田一石在外後陸氏死再娶劉氏又有子隨來名龔洪義於是前親晚繼一家之中不能不懷攜貳勢必至於分分而必至於爭且訟也蓋倪金父子併力合作續置有田五石二斗在前田之外者今分一半與金五十五兄弟畱存一半自養其屋併相俱俟身後聽其管業衆立議券者良是但金之與倪雖非親生而視倪猶父也有何不可處分遂抗然先告哉金五十五杖復何詞倪四十

三鸞絃再續鷄牝司晨似難免議但念其竭牛馬之勞而效螺贏之祝無烏鳥之餽而興雀鼠之詞亦令人感歎而得免擬於罪也夫

本縣一件爲殘吞釜泣事

審得俞邦縉乃俞天鶚仲子邦緯則長子邦綸則庶子也天鶚當日開當於京亦陽翟大賈所蓄貲重於臨死之際均分三股爾時邦綸髫髻齷家居其應得者悉付長兄邦緯代爲生息此俞邦忠之議約犁然可考也邦緯死而家事皆總於邦縉不恤

手足以致瑩瑩弱弟異母情疎且有妹及笄粧奩無備殘吞泣釜之鳴所由來也嗟乎花萼不艷於樓中而豆萁偏鳴於釜底寧不良朋永歎嫡庶與嗟也哉雖今議助嫁妹之資五十金貼弟之費四十金告而後允豈出至情是應一杖

本縣一件爲佔殺活殺父母事

審得王八十一其父存日有屋數椽絕賣於王世臣爲業而八十一仍棲止於中今乃踞屋而圖拔價謀之不遂其母朱氏輒思仰藥以甘心焉正月

之朔服鳩一杯早歸泉路此誠溝瀆之諒自速其
亡安得嫁禍於人以快其欲哉嗟乎不能體志盡
養以致垂白之母愚而隕其天年益令人轉恨王
八十一之生端起釁以致此也杖有賸辜其房速
退還世臣管業

本縣一件爲激救殺命事

審得邵隆四見汪英百八有山在門林木蓊密誘
以立券邵之人力汪之樹材所得之值四六相分
可謂公且平矣孰知斧斤旦旦而伐之牛山蚤已

濯濯所售之銀盡入隆四囊中按股而分邵猶欠
汪八十兩未楚也想當日栽培樹植不知幾何辛
勤而始成平林翠色一旦負前盟而圖私飽使山
靈有知亦應笑爾薜荔之厚顏矣杖之前銀速追
給領

本縣一件爲保辜殺命事

審得趙全於清明掃墓時忽標紙於倪五十八家
墳上奇矣紙錢蝴蝶各有兒孫西郭白楊豈無識
認可貿貿如此耶蓋其藉口有祖塋在其中者不

過欲爲將來牛眠地也其奸已甚杖復何辭
本縣一件爲激勦謀抄事

審得潘和甫乃代爲刀筆之人也鄭宦有岳家撥
贈隨奩屋數椽偶因遠遊自以爲葳蕤可鎖苔蘚
可封孰慮和甫踰室闥其無人入而毀其墻屋竹
木圖書歎梅花之不管明窗淨几無瓦雀之來窺
竊負而歸亦可已矣後復遺火積薪將毋燔其書
火其居始稱愉快乎追賠給主何追一杜

本縣一件爲勅剖援救事

審得梁邦禎梁之祥同胞兄弟也向因兵難同母
逃避於中途失其幼子爲徐榮一所收恩撫七年
有餘矣今邦禎欲領回家以全手足亦出天性至
愛但之祥受恩甚於骨肉依戀忘歸且恐旋家而
田業爲兄併賣父所遺田撥爲兩股均分家長梁
應朝等議單良是今每人七石二斗之祥應得者
且隨徐榮一耕種以資衣食俟其長成連田歸宗
此亦體天性而協人情至當不易之論也立案免
供

本縣一件爲隱稅偷收事

審得葉復初先年將田十八石絕賣與楊仕俊之父後因兵難屠燬文券盡失乃以無契無稅爲辭先憑衆議已勒回田三石孰知其奸貪日甚也割付現存告照炳赤復初之狡已如春冰彈指可破杖復何詞如再生端此案具在

本縣一件爲憲究豪勢等事

審得汪應宿之姪汪福壽其父於順治四年賣與陳八五二爲義男改名陳春券可憑也今應宿老

而無子孤獨一身現充坊長欲贖歸其姪生則幫役死則紹後其情亦可矜已在八五二不願聽贖但念僕役可以別尋血嗣不能更得姑令應宿於原價之外量加銀二兩交還八五二聽令福壽歸宗以全汪嗣自後福壽須念故主五年撫育之恩盡情盡禮勿得視同陌路也

棘聽草卷六終

